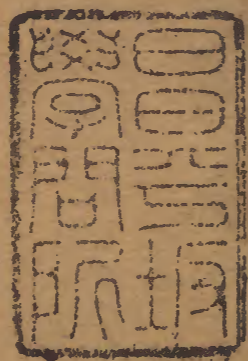


文選纂注評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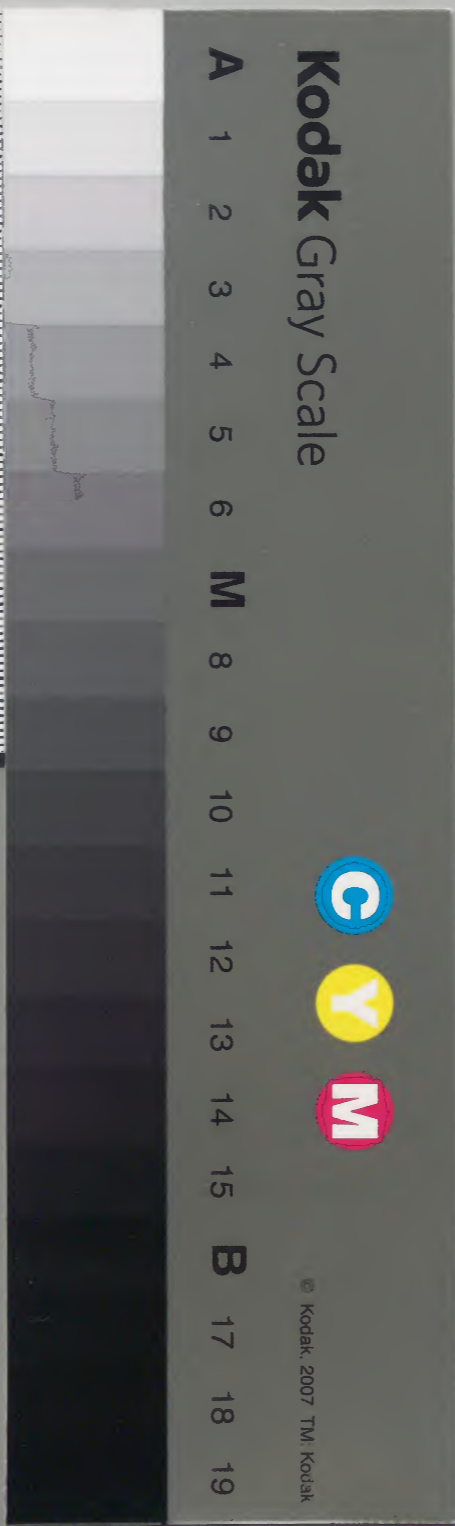
卷五六



漢書門			
三	七	〇	九
九	七	函	號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七	〇	九
九	七	函	號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09	
冊數	16( 3)		
函號	361	45	



書籍

文選纂註評苑前集卷之五

班彪北征賦

文選纂註評苑前集卷之五

班彪北征賦

征行也言行而賦之

淺草文庫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離填塞之阨災罹被也王道不通故

白填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指漢舊室遂

奮袂奮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遠遊安定朝發朝於

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長都長安也瓠谷谷名玄宮謂其泉宮也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臺雲門即雲陽縣也通天臺在井

泉宮中高出也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陵岡皆山丘也

其行或上或下郇邠國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蒞名至此邑鄉而止息也

卷之五

何景明曰益  
樂當時之君  
不及公劉也

王真中曰紛  
吾二字本寓  
李攀龍曰以  
下皆因所此  
之地思其前

之品隲其人  
之昏不事之  
得夫以寓触  
目感既之意

唐順之曰舍  
切憂事遼患  
此足斷蒙公

之不傷公爵劉名也行蕃忠也彼何生之優渥我

獨離此百殃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故

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

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義渠城在本地忿戎王之洛狡穢

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秦

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

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許而殺義渠戎

其地言忿其淫亂嘉其北伐也紛亂也吾彪自遂舒節

都兮駢非遲遲以歷茲謂也駢馬也以遠逝指安定以為期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

十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迴以膠流緜七長也

流曲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紆屈也膠泥陽縣名

拆貌為定襄守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彭陽

地名釋馬於此也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

言王道未明使有役也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莫時

言使君子為怨曠嗟行役越安定以容與兮遵

為歎時皆詩人之情也長城之漫漫容與行貌遵猶循

長城之漫漫也漫漫廣遠貌劇蒙公之疲民

兮為疆秦乎築怨蒙恬為秦將築長捨高亥之

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

大程云長生平包

罪案太史公  
之不以此時  
強諫振百姓  
之急而同意  
與功尚不及  
此之揚

固而繕藩捨趙高讒逆胡亥築立之切首身分

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

云地脉而生。殘胡亥以罪賜蒙恬死恬曰恬罪

之罪也。吞藥自殺。彪言恬至死不知其過。登障

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娑娑。障小城也。障塞上

娑容閔。獯鬻之猾。夏兮。弔慰邛邛於朝那塞名

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陀。降几杖於藩國

兮。折吳漢備之逆邪。幣加加之幣帛也。南越王

刘辰翁曰太  
宗之蕩上挽  
上從聖文之  
克讓六句

故曰尉陀。吳王漢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

為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

賜以几杖。遂服。惟太宗之蕩蕩兮。豈疆秦之所圖。言文帝加

幣以懷邊。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齊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

嗟峨。齊升也。高平地。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

無家風。焱發以飄颻兮。谷水灌灌作以揚波。川水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言涉

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遊子彪自謂

長劔而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連落淚攬余涕

吳國倫曰千  
里无家而滿  
目惟雲霧積  
雪則慘黯無  
聊甚矣安得  
不起故鄉之

感

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涕淚也於邑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也

夫何陰噓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言陰噓不見陽景喻

天下昏亂失和平之法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

伊鬱憂怨也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

聖賢兮亂理也夫子孔子也達人從事有儀則

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

之蠻貊何憂懼兮彪所以自解也

王世貞曰有此類信四句方是至賢安命之卒不然徒為悲咽無聊之詞奚裨世教也

東征賦

子穀為踈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述所經歷也

曹昭

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號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和帝永初七年余大家自

稱也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辰時也乃舉

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

河南郡有偃師縣帝嘗所都後為西

毫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志

愴恨亮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

違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

而琢蠶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上古之人登巢而居琢蠶蟬之肉而

楊真曰抑情者蓋抑其愴恨懷悲遲遲有違之情而所以自非之

故則欲陳力  
相追耳

食旨我既不能如此焉得不且從衆而就列兮

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

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覽歷七邑而

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徂徠折行也歷七邑謂鞏縣成臯滎陽武卷陽

武原武封立也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

成臯有旋門坂故言之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

陽而過武卷立袁切脫峻嶮指旋門坂也食原

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於原武縣食而息輿馬之足暮宿於陽武

縣桑林涉封立而踐路慕京師而竊歎陳留郡有封立

王維禎曰成  
臯在春秋時  
號虎牢最號  
君險故云脫  
於峻嶮

縣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

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平丘地名入匡郭而追遠兮

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畏困乎聖

人匡邑名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

長垣之境界察晨野之居民長垣即子穀所理之縣睹蒲

城之丘墟兮丘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

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

云蒲城子路所理邑也訖至也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

其丘墳長垣縣蘧鄉有蘧伯玉塚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歿

吳國倫曰因  
所遊歷以寄  
悲嘆與叔皮  
西征賦相類  
大家真能守  
其家學者

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謂仲由蘧

瑗吳公札彌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適衛說蘧

瑗史狗史鮮公子荆公叔發公後衰微而遭患

兮遂陵遲而不興成侯貶號朝魏至秦二知性

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此大家勉仰高而蹈

景盡忠恕而與人言勉力仰止前賢之德好正

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

祐貞良而輔信音申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盡各言志慕古人兮

注道昆曰仰高躡景蓋指前所彌子路遽氏季扎言皆勉其子以陳力就列意

言我為此賦而言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

敏敢不法兮先君父彪也行止有作則貴賤貧

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

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謙約

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孟公綽魯大夫也

何景明曰下所云靖恭委命敬慎無怠皆正身履道之意其大家所以法則先君而為其子最者也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言言夕

西征賦  
岳為長安今作西征賦述  
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岳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歲

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旅猶處也仲夏之月律中蕤賓丙丁火日也日月之會是謂辰其日值乙未也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  
秦長安也  
廼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寥廓忽恍化一氣而甄三才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後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言人之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

李夢陽曰安仁自叙所以得位之始



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

託菲薄之陋質謙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

帝室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椽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也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點岳爾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下惠字也岳遷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點也武皇其升遐

八音遏於四海武帝也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

聽於冢宰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楊駿彼負荷

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謂楊駿以人臣位而

王慎中日此意初揚駿而不欲顯言

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窺士貴於漢庭疇一姓之

或在漢庭七貴品霍上官下趙傳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

是取戮無危明以安位抵居逼以示專陷亂逆

之地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

示其專權而自陷於亂逆之孔隨時以行藏遂

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岳

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蘧伯王舒卷乃

蔽於深微謬於彰明答過患難及於我躬固不

遠也難方悟猶及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

長往之道為美也

李攀龍曰元危明四句申言上履七書二句之故

曹順之曰安仁蓋自歎其致羅維

蓬轉岳自陋薄其身拘攀於名位察位備其隆

替名節淮以隳落危素卵郊之累殼甚玄鷲之

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寮官備壞

也謂誅駿之時岳免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

難作楚王瑋夜誅駿此匪擇木以棲集鮮林

焚而鳥存喻駿被誅而我遭千載之嘉會皇合

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言不

也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甄表也使我

布大示大義示責而已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劉辰翁曰夕  
歸而宵作難  
其時岳亦危  
矣豈非脩短  
之命固預定  
哉

李夢陽曰此  
岳自叙不能  
忘情故鄉

末班謂長安令也言我皇抵度牧疲人於西夏

我忠誠俄而命我從未班也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疲弊之

攜老幼而入關西夏長安也使我亦扶攜尊卑俱入于

關立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

懷疚聖達之幽情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歎季

信惟故鄉可戀所以漢高祖文祖過沛置酒泣下

能傷聖賢之情也矧匹夫之懷土邈投身於

鎬京矧况也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猶犬馬之

戀主竊託慕於闕庭闕庭天眷鞏洛而掩涕思

纏絲於墳塋鞏洛二縣名岳爾乃越平樂過街

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梓澤西有古

亭郎街郵也臯門周故

李夢陽曰以  
紀遊覽  
多而本其

平樂館名梓澤西有古亭郎街郵也臯門周故

先時以廢盛  
乘以為品降  
亦與班叔皮  
祀征賦相類

門名西周河南縣  
也。殊粟稅息也。  
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

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幽祚隆。昌發舊

邦維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

公亶父自豳遷于岐。言周之祚。旋牧野而歷茲

崇盛。自此三王也。昌發文武也。旋牧野而歷茲

愈守柔以執競。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夜申

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武王望商邑於周日

何暇。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雖有泰山

之固尚以為危。故能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投命坐積薪。以待焚。方指日而比盛。亡王桀也。

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

滅亡亦猶坐積薪之士。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

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云。吾乃亡矣。

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桀也。安考土中於斯邑

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鄒遂鑽龜而啓繇

音。胄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

成王定鼎於郊。鄒即此王城也。鑽龜謂周公卜

代於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言平王曹

東遷依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未

於晉鄭之行。但賴前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

無邪僻之德。所以長茂。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

聖之德。所以長茂。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

王世貞曰。賴  
先哲以長懋  
即前泰山猶  
危八百餘歲  
急以下並言  
周事而沿乃  
松漢

李夢陽曰。言  
武王能鑒桀  
之覆人轍

吳國倫曰惠  
襄靈景悼凡  
五王所謂時  
王之有辟者

子頹有寵反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  
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今  
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  
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  
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松關西重戮帶以  
辭榮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重戮帶以  
定襄弘大順以霸世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  
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  
討之而襄王定位弘  
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  
順殺逆以霸其代  
獻說靈王二十三平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  
欲擯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  
禍夫三川之神故云演義獻說  
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  
巧古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  
干位咨嗟也景七王也慎王子猛也巧敬王名  
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者

何景明曰以  
羈旅中而有  
赤子之瘞誠  
為痛心然言  
之不及延陵  
亦遠矣

李夢揚曰此  
但述其事而  
不言其地

朝與悼王敬王爭位踰十葉以逮報邦分崩而  
故云歷兩王而千位踰十葉以逮報邦分崩而  
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葉代也報  
土立東西  
周分治虎口喻秦也神器天下也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  
茲孝水水名岳嘉美其  
名澡其身濯其纓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  
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  
於延吳實憐慟乎余慈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  
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  
六十日而苑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李適齊  
子苑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苑  
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苑乃無  
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  
慈能無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  
哀慟乎

王慎中曰序  
相如事獨詳  
瞻而奇俊

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  
之來蘇事洄回沉冗而好還卒族滅而身屠

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沉和  
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

鳥江宗族皆滅  
身見屠戮也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

弘農郡有澠池縣  
想蘭相如之風也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

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耻東瑟之徧

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儁秦疆界猶狼虎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熾勢既  
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

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相  
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

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滿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擇為擊  
岳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主壽相如亦

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  
趙七亦盛哉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

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  
咆勃怒貌廉公

廉頗也無骨  
言柔弱之甚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  
恚頗也言以相

如方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  
之末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當光武之蒙

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

谿不允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

李攀龍曰此  
見董頌之忿  
恚不及相如  
之淵偉遠甚

唐順之曰光  
武之任馮異  
可以方秦穆  
公之不答孟

明所以二子者皆奮力而建大勳也

李夢陽曰此過峭亟而感秦穆之能悔過以致霸

動振皇綱而更維馮異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曰垂翅回谿奮翼灑池維猶運結也登嶠坂之威夷仰崇領之羞我嶠山名夷夷長遠貌臯託

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練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及練薛三帥以濟河秦

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也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甫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練經敗秦師千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練擊也濟河晉軍歸也值庸主之矜復皮始肆叔於朝市任好綽

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

以雪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復狠肆捨也任

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狼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王固非虛名隆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

賂以賣鄰不及臙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

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曲

地名屬於號也號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號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臙月璧馬皆婦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

李夢陽曰此過號而感虞公貪璧馬之賂以亡國

李夢陽曰此  
也我祖安陽言陝  
也我祖安陽言陝

李夢陽曰漢  
其為卓所亂  
而三

也我祖安陽言陝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  
陽之墟陝地名郭郭也漫瀆  
洞水名曹陽亭名美哉邈乎茲土之

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

闕雖騶虞應乎鵲巢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愍漢氏之

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

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

僊若汎敷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

露而縱鎬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  
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

誅卓卓將李催郭汎擅朝政催質天子於營催  
將楊奉叛催催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  
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汎悔遣天子  
夜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痛百寮

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成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

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

之福小撮舟中而掬指李催等大戰弘農百官  
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

承率眾擊催大破之乘輿乃得晉承先具舟船

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或獻帝

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升曲沃而惆  
上人亦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  
叶韻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

而禍結曲沃地名此若樹末大其  
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臧札飄其高

李夢陽曰此  
過曲沃而感  
昔之大都偶  
因以致亂

文選卷之三十四 前分五卷

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

閉季禮委棄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

笑羸氏之利害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

秦羸攻守或開闕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諸侯

秦所敗乃開闕以待諸侯諸侯奔竄有禁門而

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

外此秦害之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言

時諸侯勇也言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猶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會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

李夢陽曰此過函谷關而感秦之利害開闕禁門正其利害也

事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

危不在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拓

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厭紫極之閑敞其

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

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漢武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

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

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

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

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官乃召逆

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也

猶訓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辱也

楊慎曰因武帝有夜遊柏谷事故併及之

文選卷之三十四 前分五卷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

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

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驟勒也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

將余

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

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

臺徒望思其何補

及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太子無以自明乃東

至湖邑自溢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

李夢陽曰此過湖邑而感武帝之信趙虜以殺太子

林感徵名於桃園

全節即漢書全鳩里及太子苑處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

也

發閔

文鄉而警策翹黃卷以濟潼眺華岳之

陰崖覲高掌之遺蹤

湖有閔鄉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

潼水在華陰縣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憶江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高掌遺蹤也

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

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錡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

視壁乃二十八年

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

公孔子不語怪

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

愠怒也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屯潼關慙惡也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稱舉

林感徵名於桃園

李夢陽曰此過湖邑而感武帝之信趙虜以殺太子

也魏武赫以震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砥揚桴以

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碑鼓聲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衆盡殺

故為京觀也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言狹路崎嶇登

頃故使車軌高低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

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陌履也言自於山川

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闢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邪界褒斜右濱汧隴

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汧水在扶汧縣秦右隴山寶雞前

夢陽曰此序秦地諸山之勝

鳴甘泉後涌回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嶂

家九峻截薛太一龍從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九峻太乙皆山名也

吐清風之颺聊戾納歸雲之鬱蒼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

南有玄灞素漑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

周曲玄素水色也灞漑二水名湯井温谷即温泉也涇渭入而清濁異蘭池觀在城外周

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

粟鄭白鄭國渠白渠漕水運也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

之玉扶風有鄠縣玉英出藍田班述陸海珍藏張叔神臯輿

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

李夢陽曰此序秦中水利

王世貞曰即出張所賦以結上山水更竟翊翊有致

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勁松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

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相

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

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鄭柏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

於鄴山下弁殺柏公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故曰

世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為烽以沮

衆淫嬖褻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歿驪山之

北赫赫宗周威呼為亡國幽王嬖褻姒褒姒不好笑幽王為舉烽火

戲諸侯褒姒乃大笑廢后之父申侯乃與犬戎

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李夢陽曰此大鄭都而感相友之死節

李夢陽曰此履犬戎侵地而感幽王之嬖色以下國及身

驪山而感始皇厚葬之非

驪山出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

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

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秦始

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

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

火照求羊失火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

歟始自及固是其效乾坤以有親可父君子以厚

德載物引起高祖能長久也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

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

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况於

李夢陽曰此詳叙漢高興王之事

隣里乎而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  
 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  
 相襲渾鷄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枌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  
 門沛跼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  
 莊搯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  
 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激揚麟捩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  
 忽地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

吳國倫曰戾  
 飲馬之陽橋  
 至自不及一  
 則岳為長安  
 令始至之狀

橫撞碎玉斗其何傷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王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  
 嬰胷右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  
 傍軹亭名胷擊也 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  
 盛滿踈廣為太子太傅見子受為少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 金墉鬱其萬雉峻嶮魚峭以繩直金墉長安城也  
 嶮峭高 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閭戾至也長安七  
 里渠有飲馬橋長安 都中雜選戶千人億華夷  
 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邸新館而蒞職  
 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

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

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

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葺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所謂尚

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

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言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爾乃

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駟姿而款駘

盪欄朽計詭而輟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皆臺名言盡已毀驚雉唯於臺陂狐兔窟於殿

汪道昆曰尚冠脩成至金狄遷於霸用皆言漢之宮殿悉已傾頽消廢所以有黍離之悲

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言臺毀陂池荒敗故驚雉

狐兔得居之而耕田生黍苗離離然也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

弗縣乘風懸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鞠

茂貌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便切田之故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蕭何曹參魏相邴吉辛李

衛霍之將辛慶忌李廣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

張博望蘇武使匈奴還拜為國教敷而彛倫叙

兵舉而皇威暢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

於四夷而皇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

威宣暢也

李夢陽曰此詳序漢之奇相人才

謂張騫使絕域也投暨乎稔丁侯之忠孝淳深

命謂蘇武使匈奴也陸賈之優遊宴喜陸賈為

忠孝鄭封為程侯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

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

約過女女給八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俾百人

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

游漢庭公卿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馬

聞名聲籍甚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

文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皆

著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現趙廣

史敝王遵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

趙張後有三王千定國為廷尉朝廷稱之張釋

之為廷尉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汲黯

天下稱之言孺數直諫鄭當時每朝候未嘗不

言天下長者間人之善進之上終童山東之

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終軍年十八選為博上

誦詩屬書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綉王符朝臣之所服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又

出人禁門者非一人或從容博會望

上文謂日碑自夷狄被髮左衽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表知裏謂陸賈平諸呂有

唐順之曰或  
被髮左衽至  
不其然乎結  
上所稱漢才  
而又以音風  
恭顯之有勢  
無名者賈之

皆謂廣漢之屬或有太才而無貴仕謂賈誼

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

之在耳上列上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

四方震耀都鄙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而

死之日魯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難

不其然乎音鳳歿之日魯不得與蕭何望漸臺

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

望之扼揖不疑於北闕軾擣里於武庫雋不疑

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請北闕自謂衛太子不

疑叱從吏縛之擣里子名疾卒葬于渭南章臺

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我墓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王直其墓

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商辛紂也為酒

帝復為之履覆車曲陽借於白虎化奢淫而無

之跡而不改寤

度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借命有始而必終

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

利武帝有雄才大略李少翁拜為侔造化以制

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曝鱗豁於慢沙墮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

露于雲漢而上至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

水曝於沙上又作仙人致邛苻其奚難惟余欲

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孝武感苻醬瓊竹杖則

劉辰翁曰漸臺北闕武庫酒池故各指其人而嘆之

夢陽曰此詩帶好神仙征伐四夷之事

入選卷之三十一

王世貞曰漢元帝時妃后賢各別而聲流禍後亦異萬世閨壺龜鑑也

相當角力枝藝甲乙帳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賜盡較角兩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

言先明面朝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考元

次至後庭也幸虎圈熊伏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

婕妤好直前常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成帝遊於

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轎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衛鬢髮以

上乃有嬖女今欲同蓋得近似之

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武帝衛皇后美髮光可以照人成帝時有趙女體輕

善舞號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後聲流謂馮班二

便橋也至此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魏趙二后

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一

輕棘靈勒之兒戲重條疾之倨貴掩止也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

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是上使使詔將軍曰

吾欲出軍亞夫乃傳言關壘門門士謂車騎不

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

見文帝曰響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耶華蓋天下索社郵其為在云孝里

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

李夢陽曰此止細柳而思絳侯之貴

李夢陽曰此止孝里而感

入選卷之三十一



李夢陽曰此渭城而葉秦關之埋廢高及趙使荆高漸離之

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汗矢言而不納反推  
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  
闇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杜郵白起所成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號惘失意之貌矢直也言也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  
毀之餘基裁岷岷以隱嶙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關名緬微堙滅也  
岷岷隱嶙想趙使之抱壁瀏幽力睨楹以抗憤秦王  
將平之貌擊秦王瀏掘目怒貌抗擯猶筭積盈柱也燕  
擊秦王瀏掘目怒貌抗擯猶筭積盈柱也燕  
圖窮而刑發紛絕袖而自引荆軻欲以燕地圖圖窮七首

李夢陽曰此言秦任李斯商鞅之非而以索宿黃天事訊之

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筑聲厲而  
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高奮狙預七潛鈿以脫臚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於秦始皇始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囉其日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鈿置筑中舉筑朴秦皇帝不中遂誅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言始皇據有天位乃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  
鞅賢苛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秦簡忠賢自輔云得  
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儒林填於  
坑穽詩書場而為煙始皇坑儒士焚詩書國滅亡以斷後  
身刑轅患以啓先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

李夢陽曰此言秦任趙高之祖

牽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謂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野浦變蔡東門逐狡鬼可得乎遂焚三木  
 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假讒逆以大權鉗眾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口而寄坐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謀兵在頸而  
 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  
 獲可趙高與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不敢趙高與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發言皆已誅安得至今

王德中曰秦之大事已去縱子嬰敢於討賊亦莫救其降上略主之社

何景明曰一則未得天下而以圖籍一則天與弗取故有二光九泉之喻

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願與  
 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  
 逮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  
 作降王於路左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  
 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蕭收  
 圖以相劉料險易於眾寡蕭何收秦相府圖書  
 下戶口多少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項  
 地形險易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項  
 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貫三光  
 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上貫三光謂  
 泉謂項羽豈感市閭之蔽阻并歎尸韓之舊處  
 可相喻也

注道昆曰韓  
延壽死於策  
井故惑其處  
而嘆蕭傳之  
古弘大體

吳國倫曰因  
高祖有  
威於  
不能

其後故步  
其久而延佇

王維禎曰於  
安則無訛謂  
其不足為  
駭也

揚慎曰隕吳  
嗣二句為矜  
護成七國四  
句為信譖此  
誅景皇之失

蒸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

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故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

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

傳蕭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惠愛

在人能使承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

其罪且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

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

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造千

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胷中豁其洞開奉

善湊而必舉造至也長田漢高陵也高祖龍顏

之存威格乎天區下墳掘而莫禦臨掩坎而累

抃步毀垣以延佇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

御至見壞墳毀牆意傷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

之寂寞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弔爰絲之正議

伏梁劔於東郭爰盎字絲梁孝王欲求為嗣盎

安陵郭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訊景皇於陽丘

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穢亂翻助逆

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計茲沮善而勸惡陽丘景

信讒謂聽表盎之計矜謹謂因博而殺吳太子

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過聽盎之讒計而不

文選卷之五十五

劉辰翁曰元  
帝信恭顯廢  
園邑美惡各  
不相掩

唐順之終王  
章寵飛縶舅  
氏此成帝之  
失

李夢陽曰變  
以夫位衣帝  
蓋色荒無紀  
者  
李夢陽曰此  
過康陵而專  
美平后是火  
之節

李夢陽曰此  
過渭橋而極  
詆阿房之非

前集五卷

計究其事此敗天下為善者些茲孝元於渭塋

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些執奄尹以明貶些奄尹為弘恭石顯也些褒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些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

禮典者皆廢之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

獨此可褻耳些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些成帝時日蝕王章

言王鳳不可任用帝不忍退些怙淫嬖之凶忍勦

鳳章遂為鳳所陷死獄中些皇統之孕奇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些怙

也淫嬖謂趙飛燕也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

御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

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些刺哀主於義域些備

痛者無數舅氏王莽族也些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些義

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

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此終

古不可些取康國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潔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耻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些平帝葬

后恭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後曰何而

日以見漢家自投吏中而夾后不合葬故曰孤

墳些驚橫橋而旋軫歷散邑之南垂些橫橋橋名旋

邑岳自謂長安門磁石而梁木闌方構阿房之

也南垂南界也些屈勿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

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

以交馳宗祧汗焉而為沼豈斯宇之獨曠阿房宮前

後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

山為闕以樊田為池如此壯麗後鬼神營之

猶不可况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雕斲未

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言秦宗廟尚汚為

沼况是宮能不廢壞乎由偽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社黃驅

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王莽定有天下號曰新宗虞舜

祖黃帝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憂不知所出崔

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

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

悲哀者除以為郎也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

李陽曰此

而面墻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一

姦許秦焚詩書而取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

以中興宣帝廟曰樂遊承昌邑不獲事於敬養

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

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

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宣帝戾太子孫生數

色養之心不軒故於叙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

倡優于人樂于中王母即宣帝母言宣帝所行

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

以足知其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高望

何景明曰以

仁詢帝名陽隈堆之南也體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水陸高下形勢也

高望起下昆

李夢陽曰此

題新莽之九

廟所惡其飾

九藝而焚詩

書之罪

稱其厚母園

陵之合於仁

宣帝廟曰此

牆為術不同

同歸於亡

宗孝宣於樂遊

紹衰緒

以中興

宣帝廟曰樂遊承昌邑

不獲事於敬養

盡加隆於園陵

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

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

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宣帝戾太子孫生數

色養之心不軒故於叙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

倡優于人樂于中

王母即宣帝母言宣帝所行

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

以足知其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高望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水陸高下形勢也

陽隈堆之南也體

何景明曰以

仁詢帝名

陽隈堆之南也體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高望起下昆

明池

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柞之宮

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水轉日漕

交渠漕渠之名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

傷汗

汗澆瀆彌漫浩如河漢

言廣大也

日月麗天出入乎

東西且似暘谷夕類虞淵

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

昔

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

牛女以雙峙

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尚

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址

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終經百餘年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余

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頑頑隨

唐順之曰自此至毀之而又復盛稱昆明池之所有而其意則諷武帝勤遠極武之非

王維貞曰禹載十紀數仞令人酸側

流澹淡瀼瀼驚波唼唼葭

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也乘雲言飛

高也鵠鵠鳥聲澹淡浮貌瀼瀼出沒貌唼唼鳥食貌葭草各

華蓮爛於淶沼

青蕃蔚乎翠瀲

蓮蕃皆草各瀲水際

伊茲池之肇穿肆水

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

邀於後福釋

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而萊蔬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

茅

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

土故毀之而又復

贍足也皇代謂晉也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

復也葺草也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隋同整檝

擢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百寮

吳國倫曰同整檝擢為下鼓世廻輪張

汪道昆曰自  
此至為君子  
之慮乃從水  
物惟錯一句  
抽出蓋即昆  
明池之所得  
也

主司能使入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  
魚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  
為樂 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釣投罔垂餌出入挺

投來往 拖船尾輪鉤釣鉤餌 織經連白鳴榔 郎

厲響貫鰓 尾掣三牽兩 織經連白網也根 高木也以長木叩

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棖於後所以驚魚 今入網也罔猶擊也掣牽也言三度製鉤所度

得於是弛青鯤於網鉅鮮頰鯉於黏微 網鉅鉤 網也微

魚 網也有在鉤反著 華魴躍鱗素鰓揚鬣 魚名躍

鱗揚鬣言 雍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 鱗 鱗尚生也

罪罪 雍人造食之人縷切言滿魚細如線縷也 鑿刀若飛謂疾也應刀乃而落於

俎器中羅 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 御

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慮 紅鮮鱠之色載成遲待也言繪初成 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

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也

振衣 言將還也策馬過 徘徊鄴鍋如渴如饑心 也茵車中蓐也

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 鄴鍋水名如渴如 饑者思賢人而仰

止之雖無所加 益三聖之敢愛竊十亂之或希 敬常自祇懼也

言思賢之心豈敢忘憂三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 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

惟鄴及鄙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

何景明日餐  
服屬厭恬靜  
無欲即前既  
富而後教之  
察司也  
王慎中曰前  
遊歷既備尤  
屬厭於水錯  
故端策拂茵  
而歸

楊慎曰益蓋  
以十亂自擬

李夢陽曰此  
述仰止鄴鍋  
之效

吳國倫曰括  
上贏鋤讓畔  
詐騁訟息言

延祚莫貳其一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鄴都之都固大其臺室度人如子之來故神降言祥也此由積道德永惟  
 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  
 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開田沾姬  
 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盧芮愧而訟息此邦之風  
 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  
 餘之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思而  
 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譎詐  
 也盧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  
 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由此觀之士無  
 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有異耳  
 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上之

王世貞曰雜  
會溷淆今南  
北兩都亦如  
此大較帝王  
所若自昔同  
之  
李攀龍曰制  
割操刀又挽  
上教有定式  
意觀下杖信  
無欲二句可  
見  
蜀辰翁曰以  
智而理以明  
而察則非信  
與無欲之比  
故不能成化  
岳蓋以信與  
無欲為長安  
令而自發其  
意通篇如萬  
折洪濤浩淼

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雖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  
 鈞唯甄者之所為  
 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五方所  
 之地農人怠惰不彊勞而制者必割實存操  
 也密邇近也獫狁匈奴也  
 平刀為政臨人亦猶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人  
 成言雖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  
 之升降隨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  
 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  
 夫戾言我雖不能明察狂信無如其禮樂以俟  
 欲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

來哲

折洪濤浩淼



莫測真六朝  
人物之武庫  
也

登樓賦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少而聰  
慧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亂  
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  
樓懷歸而有此作述進退危懼之情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特天下喪亂  
逼迫無暇故

假借此日登  
樓而四望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

七余之長洲  
斯宇此樓  
也敞高仇

匹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  
名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

背墳衍之廣陸兮

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陸道也沃  
美彌連也

陶鄉名陶朱公家也郊  
外曰牧昭丘楚昭王墓

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

何景明曰此  
首叙斯樓之  
美

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

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紛濁亂也踰過也十二年

日紀迄至孰誰也言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

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之風而極目遠望為荆山所蔽終不復見

路透迤而脩廻兮川既漾而濟深

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

喻時之險難莫能遂濟

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平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

王世貞曰尼父思歸與鍾

此言鳥大異並言之殊謬

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曾窮

達而異心

楚人鐘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

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

越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

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粲苦天下反亂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

冀宇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道馳騁才力以為輔弼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

井渫之莫食

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井不

停汚不為人食蓋喻脩身全潔畏時君之不用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

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

李攀龍曰以上叙懷思之情此則擬登樓之景盛唐之詩多得此

法

唐順之曰夜參半而不寐與前白日將匿天慘無色相應蓋仲宣之登樓此其時也

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言於樓上行步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暝色且鳥獸之類尚來羣舉翼將歸故所而我獨此羈寓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憐惻原野無農人但有征夫循階除而已闕靜也忉憂勞也而下降兮氣交憤於曾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及側言曰既夕將履飛道而下彌增憤氣蒲於曾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安貌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

秀可以長住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高平日陸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

劉辰翁曰以下或倒景六句正申其與幽廻之意

楊慎曰故事施於常篇二與前不列五錄二句相應

開窓故名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壤富

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

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冥其路幽廻冥冥者冥冥深奧也幽廻

遐遠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景影重深

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

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嶺後故為

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謂初經鬼

所蔽至無人之處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

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萬定高山大川而此

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

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

存之言玩圖而得其美信非得仙者余所以馳

神運思晝誅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緯

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誅夜起低方解纓絡

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於此山也

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聊復

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閔魚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

瀆結而為山阜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妙謂

王維禎曰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與公蓋以自許

卷之五 前集五卷

廿五

所有限閼運動自然之妙理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為水結者為山嗟台嶽之所

竒挺竇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峰託靈越

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

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天台越境斗牛之分野也託靈越者言山海靈

異所出也華岱二岳名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

配天此山神秀亦可應也周詩嵩高惟岳峻極

于天今此山與之齊也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

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

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哂夏蟲之凝冰整輕翮而思

矯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理無隱而不彰落

二竒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

道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之上故云

界道二竒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

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灰之福庭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

忽行也羽人仙人也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

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也言此山既

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捨俗中常情所戀通暢我超縱自然之道被毛禍之

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

崢嶸濟槽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被服也毛禍羽

吳國倫曰興公寶未嘗自往故云忽乎吾之將行蓋以神遊而不以目視也  
王世貞曰必有此釋域中二竒景界於層襟方可為天台之遊若今之拘率俗士必且以為病狂浪跡矣

汪道昆曰人能由石橋而往即登仙錄如晉之劉阮是也故云一冒垂堂而永行長生

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  
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冒垂堂之險乃可未保神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  
仙之道也齊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

王世貞曰契誠幽昧二句甚為求道之要百論仙佛

少之從容威夷長貌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閑  
長路威夷而通恣心目任藉萋萋之織草蔭落  
緩步自覺寬曠閑樂也

蓋往以此累言其意至不二法門也

落之長松觀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嚶嚶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胷蕩遺塵於旋流發五

蓋之遊蒙迫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此山有靈

溪之水踈滌煩俗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法五蓋貪慾瞋

王慎中曰雙關瓊臺朱闕

也畫已除矣羲農伏羲神農也二老老子老萊子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再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

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

玉堂形雲傲  
日入桂五芝  
惠風醴泉建  
木琪樹模擬  
仙都之勝覽  
如画

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闕樓也竦立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

高臺在於天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形邃故云陰映高謂在山之高處東南曰隅

雲斐疊以翼樞皦日炯晃於綺疏樞鉤欄也八綺疏窗也

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

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入桂八樹桂叢生也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白

黑皆含秀吐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建木滅芳香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

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下處此木日

中無影琪樹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直飛錫以樹璀璨光色也

躡虛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謂羅騁神變漢也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

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

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

曰為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今投刃皆虛啻欲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

日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

全牛但以神遇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所凝思亦如此也朗高也凝思坐

於幽巖高詠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羲和日臨於長川

日中也遊氣海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氣也褰收也

肆覲天宗爰集通仙天尊謂老君也挹以玄玉通仙謂衆仙也

之膏漱以華池之泉玄玉華池皆神仙之飲以所食也挹酌漱飲也

下並從二氏  
之學悟來非  
真得天台之  
幽寂而且與  
其中之玄聖  
靈仙相頌頡  
矣

楊慎曰此與  
前道於仙都  
相應至此則  
幾於按宅飛  
昇不落塵界  
矣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

象外謂道也無生謂釋典也悟遣

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

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

泯色空以合

跡忽即有而得玄

玄道也色五色空虛空今言視此二者泯然如一忽自遣

有之情而得於道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釋謂

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

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消冷為一同歸於殊也

於不言言從道生道因言暢故渾萬象以真觀

兀同體於自然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不見物故渾齊萬像以同體

劉辰翁曰至末愈進愈精所謂遠音冥搜篤信通神者固非虛語

蕪城賦

鮑昭

鮑昭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荊州明遠為其下參

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灞池平原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紫塞鴈

門灞相連貌池斜也平原即廣陵也蒼弛以梧地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

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拖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達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當昔全盛之

卷之五 行集五



時車挂韉衛人駕肩塵閑撲地歌吹沸天全盛之時

謂吳王濞時韉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柱人肩相倚也塵里也閑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

歌吹喧何景明日先孽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

極叙其盛而後嘆其衰是足令人警惕

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剗濬洫圖脩世以

休命言奢多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是以板築

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

墳崒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賴壤

以飛文觀基肩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

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板築築城也一雉

牆也井幹樓也櫓却離也格度也表周迴也三墳汝墳淮墳河墳也崒高貌矗直也左右脅鐵

故以為門有懷刀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粘也賴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故云飛

文固護牢固也五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口牢固竟以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

散也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蜮羽階關

磨居鼃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啤雨嘯昏見晨

趨澤葵莓苔也胃繞壇堂羅列虺虵也蜮短狐

庭之盛今並為荒草所蕪蟲獸鬼魅遊饑鷹厲

馬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也

吻寒鴟嚇雛伏覿藏虎乳血餐膚厲摩也吻口

李夢陽曰以下模擬蕭瑟之景八三段殊為腸斷王慎中曰澤葵荒葛等語點綴真是無中生有

日赫雖生而能自食者蔬古文

崩榛塞路崢嶸

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

榛木叢生也崢嶸深暗貌道也

稜霜氣藪藪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

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藪藪風聲勁疾貌孤蓬草也坐飛謂忽然而飛

也水草雜生曰灌莽杳遠貌

通池既已夷峻隅

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

傷已摧

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

若夫藻肩黼帳歌堂舞閣

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鈞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

魚龍爵馬之玩皆熏歇燼滅光沈響絕藻黼謂雕畫也

李攀龍曰歷叙至此慘黯極矣覽之可為揮涕  
唐順之曰此追嘆其堂閣池館聲樂珍玩之盛

唐順之曰此追嘆其姬侍之盛

王維頽曰盛衰相尋匪直人事蓋天道也故人死則吞恨矣

弋林射鳥之處鈞溪之館觀魚之所也吳蔡之  
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皆假為  
飾以為玩樂而今皆芳香已歇東都妙姬南國  
化為灰燼華光以沈歌樂絕矣

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  
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言妙姬佳人嬌

美之心輕細之質白貌赤唇皆已化矣豈知天  
同車之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苦辛哉

道如何吞恨者多怕琴命瑟為蕪城之歌人皆樂生

而哀歎故吞恨者多命操猶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歌曰邊風急兮

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

何言九夫為井徑道也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歲已久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魯靈光殿賦

并序舊存張載註  
今因而刪輯之

王延壽

王延壽字文考南郡宜城人也  
父逸欲作靈光殿賦命文考往  
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獻  
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

靈光殿名  
餘恭王名

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

魯僖基兆而營焉

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  
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

營此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

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巍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

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未央建章西京二殿  
隳毀也盜賊謂王莽

纂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上應

星宿謂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貽丑曰

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文考客於荊州故云

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貽驚視也言見

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時人感物之義故奚

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

奚斯魯公子也僖僖公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

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三世貞曰先序漢次序魯之封於漢而次及靈光殿書中條續

之運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曰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

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言漢氏賴天道大通

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大中之道於是百姓昭

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孝孫恭錫介

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錫賜也介珪諸侯執者瑞寶宅居也附庸

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也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

輔紫微帝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於天也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峨嶷嶷魏嶷嶷

何景明曰以其高峻故駭人以其深遠故無垠

王慎中曰希世一段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世所希有

李攀龍曰此言其光色之麗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此皆高峻之貌

迢嶢侗儻豐麗博

厥洞轆轤兮其無垠也

轆轤廣大貌垠畔也言高俊卓異大麗寬敞其

無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

鬱隆崛岉乎青雲

瓌奇譎異鴻大紛多也屹直上峙立也紆鬱曲深貌隆

崛岉極高貌言其直上而立曲深而高而入乎青雲之中也

鬱坱圠以嶒嶒

屹宏翦助繒綾而龍鱗

鬱梁棟繁而不平貌坱圠比無界限之貌嶒嶒上潤

而險也屹深空貌翦削然言其形也繒綾謂參差不齊如龍鱗之層見疊出也

汨磴磴

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

似乎帝室之威神

汨淨貌磴磴高貌燁燁衆林飾貌燁光明貌燭神光照下

唐順之曰此言其墻墉門闕之盛

王積石山名帝室天帝之室也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

雙立高門擬於閭闔方二軌而並入

閭闔天門也軌車也

言高門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

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彤彩

之飾徒何為乎浩浩

浩浩泃泃

流離爛漫皓壁

眇曜

以月照丹柱歛絕

許而電燧

戰霞駭雲

蔚若陰若陽濯

霍

濩燐亂熒熒煌煌

形朱漆也彩光也何

為乎自疑問也浩浩泃泃流離爛漫皆光色貌

暘曜白光也歛絕赤色也言壁之白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駭雲蔚言有光明如霞之斑駁深邃則如雲之繁蔚故若陰陽也濯濩燐

劉辰翁曰以上皆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高階以至殿堂

亂熇熇煌煌皆光色亂動日眩曜而不定也隱陰夏以中處靈鳥宏寥

竊亡以崢嶸鴻燿呼焜往以燻浪上閱颺蕭條而

清冷鴻大也燿焜燿朗皆寬明也陰夏向北之

涼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

聽目矍矍呼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壁英簷溜滴瀝之聲若雷應之驚嘈嘈聲亂貌

石以為砌也王璫璧瑛皆玉也亦齊列於中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

藹而晻曖旋室媵娟以窈窕洞房叫窸他而幽

邃扉門扉也宵謂日將暮也晻曖矍矍色旋曲西

楊慎曰此極言其室之深閑而階砌皆玉飾也

王維禎曰此田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奧不測令人神驚心戰

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東序東廂也

也屹鏗矐以勿罔屑互言之文相縻翳以懿漚魂悚悚其驚

斯心猓猓以思而發悸屹特出貌矐矐視不明也

暗蔽貌懿漚深遠貌悚悚猓猓皆恐懼也悸心

動也言東序與秘特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遠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結交也構架也觜

九危古雲起嶽嶽離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二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為八維中為九也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迢帶遠以星懸漂

吳國倫曰規矩應天二句與前上應星宿相應劉辰翁曰以下正詳其棟宇結構之制

嶢峴五結而枝柱

楹柱也磊砢參差不齊貌浮柱梁上柱也豈帶遠也星懸言多

也漂浮也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濩濩而騰湊層

堯竟危貌

櫺磈累佹以岌岌曲杆要上紹而環句構芝栴

而攢羅以戢香

女枝掌孟耻扚而斜據偃蹇曲貌揭舉

貌濩濩衆攢貌騰台也言飛梁曲如虹指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櫺重斗也曲折拱也磈佹岌岌重危貌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貌栴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攢以戢香聚貌枝掌梁

上交木也扚相傍天矯居以橫出互黝糾而

柱而斜據其間也搏負下第蔚以璀錯上崎嶇蟻而重注捷獵鱗

集支離分赴縱橫駉驛各有所趣天矯黝糾材木相連統貌

傍恒曰縱橫駉驛二句正所謂規矩應

天上憲角陬

橫出於傍而負搏也弗蔚雖錯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崎嶇重注謂高峻而重簷注溜也捷獵

次此貌言瓦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椽一一而分布駉驛相連貌言衆材木所施縱橫相連

各有趨向言不虛設也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圓淵方

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茵苒披敷綠房紫的窰

窰丁垂珠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為重梁相結屈曲以為天窻畫以文彩故云綺踈

又為方井圖以圓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定故云反植綠房蓮子也窰窰物在穴中貌雲

案節藻栒龍楠彫鏤案梁上柱畫以雲文栒義手亦畫以文藻龍楠椽也

亦刻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皆於材木之上彫畫禽獸之案狀

為龍文奔虎攫拏以梁倚仡魚奮豐而軒鬢虬龍騰驤

汪道昆曰自北至徒脈孤

而跡皆飛  
走之因木生  
姿

以蛇螈善領若動而躩踞也畫虎於梁也攫舉爪

瓜持梁以相倚也奮疊而軒鬢謂勇而舉頭也騰飛驤舉也

虬龍飛舉盤也朱雀舒翼以峙衡騰地螺於而

迷懷峙立也朱雀南方神也衡門上木騰蛇於

椽上屈盤也白鹿子蜺於搏五樞蟠螭宛轉而承

楣樽柱頭也樞斗也子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

落貌楣門額木一一狡兔踈伏於柎側猿狖攀

椽而相追踈縮足而耐斗上橫木刻狡兔形置

追狖玄熊蚌蛟上以斷斷銀却負載而踳踳上

刻作黑熊吐舌也斷斷齒出貌踳踳齊首

目以瞪眄徒眠眠脉而犸犸音彌瞪直視也脉

所刻畫雜類齊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

對乞欺猓以鵬眈呼幽為頰呼頰遼而睽巨睽

許狀若悲愁於危處憯頰蹙而含悴以木刻胡

高處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踳長跪而相

對乞觀也欺猓面狹也雕鳥背曲而目深者頰

頰頰而睽睽鼻高日深之狀悴憂也胡人醜形

狹面目如鵬視又如悲愁處於危苦更若憯怛

頰眉蹙鼻而含憂也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

言刻神仙致於棟間行列而致之刻忽矐眇以

玉女形於窻上皆闕窻下視於人

三世貞曰此  
以木刻胡人  
之種類蓋天  
子臣伏四夷  
故各圖其像  
以示百官耳



響像若鬼神之髣髴

髣髴猶依稀也言此形象依稀髣髴若有其形聲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

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

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遂古上古也五龍比

翼人皇九頭上古有五龍兄弟有伏羲麟身女

蝸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睢盱質樸之形煥炳可觀

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庸用也下及三后

淫妃亂主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妹喜妲己褒姒也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世善以

汪道昆曰上紀開闢下及三后無非以示子孫鑑戒之意

唐順之曰懸懸綺疏之間所刻畫者由群卉而禽獸而州人而上及三后亦極人

王世貞曰美如張翥麗苑知在日

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官馳道周環陽榭外墜高

樓飛觀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而還之高臺曰陽榭登榭外望復見高樓飛觀也長塗升降軒檻曼延軒檻鈞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漸臺

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葦蓋

你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頰視

流星漸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名層高也九成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的爾

分引貌葦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

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高貌征行也言飛

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

洞出透迤詰屈周行數里你不見日巖穴洞出言屈深如

王慎中曰千門相似六句總結前意至今想其規模恐鈞天帝宮

不能過  
前集五卷

巖穴之中道路而出逶迤長  
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  
何宏麗之靡靡咨

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

動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授地靈之奇

勢承上天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煜玄醴

騰涌於陰溝甘露披宇而下臻玄醴醴泉騰涌流貌溝渠也其

露瑞露也被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

西祥風翕習以颭灑激芳香而常芬朱桂香木名蘭芝香

草名黝儵榮盛貌婀娜柔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日風來貌颭灑以草木擊激觸此桂蘭之氣常

芬然而而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

漢室相應

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

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祉善也至尊天子也此雖諸亂曰彤彤靈宮巋

巋穹崇紛厖莫鴻上方削助力力力嶷蒼岑峯崑

嶷駢龍嵒兮此上並高大連拳偃蹇崑崙躡巨

蹀皆屈曲高大嶷欵幽藹雲覆震

徒徒洞杳冥兮洞深也欵欵高敞也餘皆幽

貌葱翠紫蔚礪礪瓌瑋含光晷兮葱翠紫蔚雜

也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礪礪窮奇極妙棟宇

李夢陽曰

綴著貌言綵色金玉皆含日光

分前非通神  
之後才二句  
相應

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言其奇異壯麗遂假  
云神營之瑞美也

### 景福殿賦

何晏

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魏明帝將  
東巡恐夏熱故許畱作殿名曰景  
福既成命人賦之  
平叔遂有此作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文武

文帝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

累盛帝皇明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

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

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

清載祀皆年也言衆事既安天祿甚  
明爲君六年人富而刑獄無失歲三月東

王世貞曰體  
天作制順時  
正政伏下林  
鍾紀律辱者  
伊彭音

文選卷之五十一  
注道昆曰三  
月六月二段  
所謂休天作  
謂順時立政  
也

事九司宏儒  
碩生則此殿  
非出一人之  
私見感滯暑  
而慮性命則  
此豈非為遊  
樂之所

楊慎曰先識  
博覽二句明  
蕭公孫卿之  
言為可據

李攀龍曰昔  
任蕭公至此  
並三事九司  
張儒碩生所  
言

文選卷之五十一

前集五卷

五

巡狩至于許昌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

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

梓繁蕪大雨時行季夏之月律應林鍾大火星

多也此月當大名昏見南方桑梓木名繁蕪

雨時行之時三事九司宏儒碩生感乎溽暑

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三事三公九司九卿

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岷越蜀吳

也未平也寤寤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

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

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

功利後世賴其英聲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

也也則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避燥濕別尊卑

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

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成功也故且許昌者

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美之聲乃大運之攸戾圖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

何宮室之勿營戾止也旌標也言許昌乃天運

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所止圖識所標也漢時許昌有帝曰俞哉玄輅既駕

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

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

何景明曰因  
裴功之暇豫  
明不奪時也  
執海寧之賄  
賂明不費財  
也

李夢陽曰豐  
層覆至高驟  
所謂壯麗以  
一民而重威  
靈也流羽毛  
至丹彩煌煌  
所謂飾美以  
訓後而示厥  
成也

王慎中曰華  
表與秋攢集  
豐敬得於遠  
望迫察者僅  
僅如此故下  
云大較

獻捷就海寧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

制度命然也玄輅車名輕裘暑服計其日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用人財鳩集也

輯因也言集梓匠之衆人因農功之暇豫用破吳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爾乃

豐層覆之眈眈建高基之堂堂羅踈柱之汨越

肅坻鄂之鏘鏘豐厚叢高也覆屋蓋也言厚而且高眈深窳貌堂堂高敞貌踈

謂一一布之汨越羅列貌肅嚴飛欄翼以軒翥

威貌坻鄂猶畔際也鏘鏘高貌

反宇轍魚以高驤流羽毛之葳蕤垂環玼蒲之

琳琅軒猶高也言飛欄如鳥翼之高翥反宇謂屋蓋何上偃者轍謂屋上閣也言屋欄何

三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盱盱丹彩煌煌參三

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皓皓故其華表則鎬

盱盱丹彩煌煌皆旌旗之光明

鎬鏘鏘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華表謂華飾屋之表

外也鎬鏘鏘赫奕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髣髴

章灼皆光顯昭明也

退概若幽星之纏連也幽猶夜也言殿內深邃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

若夜星之相連纏綴也

既擿比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兼

苞博落不常一象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攢集大羨敞廣如且踈丹

青竒異故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

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嗟瓌瑋以壯麗紛或

李攀龍曰上言大較此復詳述其美

善順之曰目有端門內所

或其難分此其大較也

紛或或文章多貌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

難以分別且述其大略如此

若乃高薨崔嵬飛宇承霓絲蠻

黠霽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滯

薨屋欄也崔嵬高貌

飛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絲蠻文貌黠霽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高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欲翔山峙而且止也 峨峨嶭嶭業業罔識所

肩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峨峨嶭嶭業業罔識所

高貌罔無屈至也離朱古之明目者則離婁也昭晰明也 爾乃開南端之豁

達張筍虞之輪幽華鐘杙其高懸悍獸仡以儼

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礮其若震 凡正門皆謂之端門輪幽

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虞以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儷偶也礮雷聲也

爰有遐狄鏐質輪茵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

之威神 遐狄長狄也古之長又以銀鑄之其形質輪茵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明

帝主威神能臣伏異類鏐銀也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以萬年

綵以紫榛或嘉名取寵或美材見珍結實

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 芸若香草槐楓木名

帝居曰宸萬年紫榛木名孟秋之月其音尚青春東方為春位其色青 爾其結構

則脩梁彩制下塞上竒桁梧複疊勢分形離葩

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

劉辰翁曰萬年嘉名也紫榛美材也

楊慎曰脩梁二字直貫至幽厓故總以任重道遠二句贊之

王維禎曰此言繡桶之飾

吳國倫曰此短椽之飾

牙道昆曰此殿窓之飾

何景明曰此材木相合而雕刻衆丹之盛

遠厥庸孔多

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翻故曰奇析梁上所施也梧柱也宛虹奔

幽崖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於是列髹休彤之繡桶垂琬琰之文璫

蝻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

髹彤丹漆也畫文繡

之色於椽上塗以丹漆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爲文於上蝻龍貌灼光明也爰有禁

楸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珽間賦白踈

密有章

禁楸短長也勒分翼張分布之貌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

或方班白相間飛柳昂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

虛獵捷相和

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亦

而凌虛獵捷相接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

內照流景外燁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

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爲錢文燁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間色流出於外鉤星星名言此中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狀以承於天也駟徙增錯轉縣

成郭茄密密倒植吐彼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粹

疏紅葩鞞胡鞞直丹綺離婁苒苒翹翹織縟紛

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

林木衆合參差文章始禍蟲之徒相重雜也迴

旋相連如郭郭之車相接也茄密芙蕖皆水草名並仰畫於屋中如倒生吐破其苒苒鞞鞞花相次此貌離婁顏色相分布貌苒苒翹翹美藻色也織縟紛敷彩色亂布貌言巧妙不可盡書

李柱陽曰此極言梁上短柱之多

於是蘭栢積重窳數矩設榱榱子櫨盧各落以相

承欒拱夭矯而交結蘭香木栢梁上短柱皆重積之窳數象木櫨貌矩規

矩也榱櫨曲短梁也各落危岨貌欒以承金楹拱拱以承栢夭矯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

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闈金楹金飾柱王舄玉

為可承柱下跋柱根也青瑣窓也以雙枚既青畫為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為類

脩重桴乃飾椳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椳栳

藩服之職謂連簷木以承瓦也言緣邊周繞四

極而徧之如諸侯之班温房承其東序凉室處

秩五服以守王職也温房凉室其西偏温房凉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

王慎中曰侯衛藩服前所云倫皇居之制度也

清風臻建陽東門朱炎日也豔日故冬不凄寒

夏無炎燁鈞調中適可以永年言冬則居温房夏則處凉室鈞

調適志故可墉垣以保長年也碣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

也維縹墉垣牆也碣文石以為牆根其光照照然縹淺碧言周家以白牆為盛今以淺

碧為華落帶金釭此為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

金釭金盞也致寶玉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

兩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翡翠飾焉往

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言敬先王以信

塞於天下悅帝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

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圖象古

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

可觀覽者

蘇秦龍曰冬不凄寒四句應前滬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意

唐順之曰以上殿制之後麗已盡此則舉其圖象之可觀覽者



劉辰翁曰雲  
姬姜后鍾離  
樊姬班姜孟  
母並椒房之  
賢可為儀集  
者

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

言畫古者明君暗主賢愚

之象以為君王之誠椒房后妃之室亦為之是標準儀範

觀虞姬之容止知

治國之佞臣

虞姬齊威王妃也齊王即位九年國不治姬乃勸王誅讒臣用賢臣

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

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既出乃

見姜后之解珮寤前

世之所遵

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既出乃

前代之

賢鍾離之謹言懿楚樊之退身

鍾離春者齊無

所遵法 塩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

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始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澗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

此四殆也 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

無塩君以為王后樊姬者楚壯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能晏樊姬曰何能之晏王曰今日與

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拊口而笑曰妾

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

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

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

敖敖相楚三年而理

嘉班妾之辭輦傭孟母

之擇隣

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

無近似之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

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

楊慎曰多聞與下擇人俱承上圖象言

王世貞曰圖象古者直貫至此始盡朝觀夕覽二句總結之  
王維禎曰若乃階除以下復說宮殿之外

之旁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故將廣智必先

進退曰此可以居于遂居之

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真人之多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不

眩焉在在乎擇人擇人擇賢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欲此禮之不僭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警遠也言

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為朝觀夕覽何與書紳此

上盡行其道以先人也觀覽之足為明鏡若乃階除連延

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為誠也蕭曼雲征除亦階也連延長貌蕭曼高遠也櫺

檻邳張鉤錯矩成櫺檻欄也言大張設之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為斜方之

文楯類騰蛇習似瓊英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相文采又似瓊英

如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

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

軒上加漆曰玄騶虞白虎黑文天子有仁德則遠方獻之魏有此瑞令作其形於殿以彰天瑞

之休明遠方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

東其宇在北故稱陰堂方軒併窓也陰堂有九門右个西廂也清晏殿名此側室也故

東西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攸處

為之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大殿相連百子亦殿名宮女所處處之斯何窈窕

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祐言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也詩云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善其美音也徽其祐伊

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來其多福

日檻  
皆階除間之  
所設

注道是曰此  
戶純陰之如  
故以居後宮  
而以子孫之  
宜為祐

何景明日南為離火之地故以納美能而使澤如雲雨之及人也

王慎中曰西為金方故為辟脫以象戎兵而下復曰猖狂是侯

何宜爾子孫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

民賴止止語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

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

施品物咸融賦政宮名甄陶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

通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其西則有左城右平

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左城右平楚鞠屋名肄猶戲也

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

情言相辟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刑政非

為戲樂而巳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倡狂是

侯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闈門也倡狂賊也京庾侯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備也

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建凌

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漑漑淶淶水浩浩

悠玄魚睚睚鶴白鳥沈浮翱翔樂我皇道言魚鳥沉

浮翱翔自得天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

殿館水方輕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館

之舍水則並篁棲鷗鷺瀨戲鱣鮪豐侔淮海富

輕舟而遊

唐慎之曰此以沼中魚鳥點綴諸人之燕宮殿其休率如此

揚慎曰此序殿堂之餘景

皆久而極言其所積之豐富以終之

王維稷曰碣觀表所蓋為崇峻則不能

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

何足以比讎言萬物之豐富齊於淮海益於山丘雖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於

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高昌建城二觀名觀樓也

崇峻皆高也廬岩堯岑立崔嵬忒居飛閣干雲

浮階乘虛峯亦並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

市孰有誰無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川之野覽為國之長圖俯看三

之至也三市謂大市朝市夕市觀農人之耘耔

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

平声耘除草耔菽苗也種曰稼收曰穡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享年多少乃思无

汪藻曰以前後樂無窮此則深為戒懼此賦甚得箴規之休

李夢陽曰自碣以高昌崇觀至此

李攀龍曰自辛壬癸甲至崑崙之靈宮並屯方列署之制

逸之為歎此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監

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

俗化之誠偽贍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監窳

也言觀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偽薄者勸之贍特物之貴賤者令其均等

少而正之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

後靡省風觀器械也屯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

宿陳綺錯鱗比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

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

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辛壬癸甲十二之名秩坎也言以甲乙為

文選卷之五十五

名次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惟工匠之多端固

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

言匠人奇巧實可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

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遠於水

臬言比天地也無微而遠言不遠也水臬水平

也言屋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故其增構如

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

田胥附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之多區院城牆

枝相分堂室正皆雖殊各縱橫踰延各有倣注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工

胡辰翁曰以下正殫以彩

皆不及此也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

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

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

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燿

文彩璘班

黃謂黃金燦亦飾也琅玕夫

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之靈宮將何以

乎侈旃

旃之也崐崙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

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

之風人詠康哉之詩

四時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六

吳國倫曰自

地方刈者直

貫至此

汪道昆曰必言吳蜀方得尊親意

王世貞曰天下之所宜畧讀所字當作故字訓之

合九有並天下也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泊無為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辟君也言歷觀古之

賢君而論功德亦無如魏之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

待之也湮沒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

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

戒慕咎繇之典謨周公昔戒即上無逸篇也除咎繇典謨謂康哉之歌

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道之繁禮反人情

於太素流遁繁禮謂積習以相故能翔岐陽之

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蒼龍觀於陂塘

以鳳環龜龍醴泉靈芝之瑞終之方得作頌帝王家之體

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之生於丘園

揔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

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言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皇齊於五帝是為六

帝

文選纂註評苑前集卷之六

木華海賦

木華字玄虛廣川人也文章雋麗為揚駿府主簿

昔在帝媯

為古

巨唐之世天網淳滴為凋為瘵洪

濤瀾

去

汗萬里無際長波沓

沓徒

沓徒

沓徒

沓徒

沓徒

沓徒

沓徒

沓徒

裔

帝媯舜也舜所居媯水之汭水廣大為天網

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

臨崖謂崖水不通處陂

其蓄水之潦使浚蕩而通達也

啓龍門之岸

嶺

土

格

陵巒而斬

土

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滌

劉辰翁曰龍門之水最峻故先治之而海可定

楊慎曰此先以海當未定之時啓之

唐順之曰五嶽迺聚五方之水會歸於海者

李攀龍曰波濤浩汗總分奇怪大二字

王世貞曰月沒日出二時則海風更甚王慎中曰自鼓怒溢浪至頂海濤濤並形容風勢之盛

決漭澹泞騰傾赴勢龍門山名嶺高貌墾治也用功以曰略潛深也

除去也決漭廣大也澹泞澄深也百川江河既皆安理而通流騰湧傾注以赴于海也

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蒼蔚雲霧消流決瀼莫不來注導理也萬穴水道也掎亦拔也言江河既理水道俱流五嶽如拔出九州皆竭涸瀝滴滲淫小水也蒼蔚雲霧津潤氣也注流亦小水決瀼流貌言此諸水於廓靈海長為委輸

莫不皆來注入于海也美夫也靈者言其神靈多怪異也長其為廣也為委輸言衆水皆委輸送而入于海

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洩洩

奕亦漱澹浮天無岸洩波洩波狀貌廣大冲冲融

沈瀼洩瀼炭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冲瀼沈瀼深廣

貌渺渺炭漫曠遠貌嗟喻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鳥膠瀉浩汗

浩汗來於中也來於中也來於中也來於中也來於中也

水上越於畔也滹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浩汗

瀉浩汗廣大貌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浩汗

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大明月也翔陽日也金

之津日影沙碧苦石蕩颺津島濱言月將沒時

出之處影沙碧苦石蕩颺津島濱言月將沒時

急激動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

海水也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

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

迴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天輪地軸極言其翻騰之勢也岑嶺飛騰而反



覆五岳鼓舞而相砲峯嶺五嶽言波濤之形也相觸激故或反覆故或相

也砲涓瀆淪而瀉深鬱沕切迭而隆頽皆起伏砲暴急疾貌

盤盃乙激而成窟消七泚泚灑桀而為魁浪言波

盃曲折相激忽成深窟消泚灑皆浪則大峻而也魁而相脰呼脰反言小波疾而潮起猶大波而

而也魁而相脰呼脰反言小波疾而潮起猶大波而

重疊擊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滾滾傷濕

濕葩華跋丑頌頂凜凜子濬雷而弁集或開而

復合或散而復會滾滾温温開合貌葩華若乃

分散貌跋丑頌凜凜而復會滾滾温温開合貌葩華若乃

羸曠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

呀呷餘波獨湧澎瀾於礧礧嘉山壘羸曠

消昏氣盡也言昏氣消盡風不振竦塵蘿不動

尚見吞吐餘波而為騰湧高峻不平如山壘之

形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垂蠻隔夷迴互萬

里枝岐小補也渤湧鼓潮也汜曲者也迴互迴

轉即見萬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楫

里轉也言小補曲褚所以垂隔蠻夷之國也迴

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

望濤遠決罔然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

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遠方之

來告將宣君命則飛迅流動輕棹浮帆於海凌

李夢陽曰自謂瀆淪至此則但言水波起伏而比前之天輪地軸峯嶺五嶽等語相異

何景明曰以輕塵纖蘿无一飛動而尚餘波騰湧如山壘之形蓋當震蕩既極之後其勢未定即定此殆如親見而摸擬非但工為綺麗之詞已也汪道昆曰此帆楫之遇風而疾

吳因倫曰海童馬銜之說

雖不經而神怪之事亦性上有之唐子方詩平生伏忠義今日任風波此可印證

席乘長風望波濤决裂而去如鳥飛之疾如驚鳥失侶而相求逐也問鳥飛貌鵲倏疾也六龍駕日車言舟得風勢疾又如六龍之所擊日車也故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反於所至之處

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

當蹊負穢言身有罪也虛為誓約祈神不答者則為海童馬銜邀其路將必害之馬銜海

童並海中神怪天吳乍見而鬚髯蜩像暫曉而閃屍羣

妖邁迓眇瞞余治夷天吳蜩像並海神也鬚髯

沒也閃屍疾見决帆摧撞直戕風起惡廓如靈貌羣妖言多也

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變黓費雲布言有風起也乃决破

帆席摧折撞木也撞檣也戕風暴風也暴風忽起舟人惡之廓然急疾灵物变化恍惚不明以

王維禱白想此光怪亦令人心膽震悸不知玄虛亦嘗親至否

作幽暗其氣如大雲也霍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嗽許掩鬱

獲居失無度霍昱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

暫視飛滂相磔激勢相泐楚崩雲屑雨滾滾汨

汨滂大波也泐摩也言波浪飛灑似雲之泐蹕泐蹕

湛灤沸潰渝溢濯泝泝泝泝渡渭蕩雲沃日蹕波前

却之貌潰乱流也渝亦溢也濯泝泝衆波於

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鼃鼃之穴或

桂胥於岑敖敖之峰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

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言風波之勢壯舟人不制故東南不定

楊慎曰此並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而喪如以喪身者

碎也言舟碎人沒於鼃鼃之穴也潮水起則漂  
凌上山舟人亦隨而上故挂於山峯也岑巖山  
也裸人黑齒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  
並海外國名

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言人或不

見神怪之多驚駭竟散亦不知所行歷之近遠

也爾其大量也則南滄歛朱崖北灑天墟東演

析木西薄青徐經途潒鳥溟萬萬有餘滄浸也

龍魚隱鯤鱗潛靈宮靈宮謂方丈三豈徒積太

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太顛得水中大貝將

唐順之曰此言所藏珍怪青異之廣  
劉辰翁曰此言包含四隅之遠

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言世所收用者雖嘗聞之

其有不知名目者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

可彷彿其色豈其形言世所罕見故其名

其形色乎惡何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

崇島巨鼃崕峴孤亭摩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櫺

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崇島蓬萊方丈瀛洲

三山在海中大鼃負之而浮崕峴孤亭高貌大

清天也山在海中若鑽擎洪波而出高峻指天

也竭立也言山下盤石如立也棲百靈謂神仙

在中凱風南風風颺則南往也廣莫北風風至

則北行大鼃力壯勇常負此其垠則有天琛冰

山逆風而行也鼃水蟲名

李攀龍曰自水府之內至此並海中之動物非凡所有者  
王慎中曰此言海之多光彩而一化

怪蛟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天琛水怪珍寶也蛟人龍  
屬瑕石怪石也詭異而有光暉鱗皆有奇狀  
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際文若雲錦螺蚌之節光

若綾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治陰火潜然揚華甲蟲名采色繁麗也萬物皆有鮮明之色而隱在於中冶銷也言陽處雖有水而不銷陰

處或有火而潜然皆變化使之也熇炭重燔吹烟九泉朱燉熇然也烟光也言火之光下照

綠烟暖一眇蟬蛸煇熇煇熇也重燔猶重然也吹猶

九泉也暖眇蟬蛸然也烟光也言火之光下照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馬瑙

金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机孤遊夏巖嶮偃

高濤茹鱗甲吞龍舟翁波則洪連跋踏吹勞則

百川倒流突机高貌夏歷刮也言行則夏刮巖

大船跋踏流不進也湧高浪也翁或乃躡蹻窮

波陸歿鹽田巨鱗挿雲鬣刺天顱骨成嶽流

膏為淵此說大鯨失浪也躡蹻失勢貌窮波淺

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嶽毛翼產巖坻小山也嶽沙岸之巖

禽鳧雛離襪鶴子淋巖坻小山也嶽沙岸之淋

也產生也鷖鳥子剖破其郊子乃出也鳧鳥名

雛鳥兒也離襪淋毛羽初生貌言海畔山曲此群物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世

何景明曰鯨魚之歿且駭人知是生可知矣  
李攀龍曰此言海中羽族之多

搖搖言羣鳥飛翔自得天性連翻動成雷擾翰

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

融朗不汎陽侯乘躋去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

喬山之帝像陽侯波神躋龍氣也安期仙人也

橫絕往見仙人於蓬萊復羣仙縹眇餐王清混

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疹所纏言仙人食王

畔鳥履被服也安期先生留金翔天沼戲窮溟

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窮髮之北在溟

衆仙所表有形而無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情欲故能久視長生

劉辰翁曰此總括前意以贊海之大

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竒不有何怪不

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大曠

也北方坎為水言大哉美之也居弘往納來以

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自海而往弘之而

之而不逆宗尊也都聚也亦何所不有亦何無之

江賦

璞以中興都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

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

五材金木水火土也靈長言其

廣利物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

江始於岷山濫觴言

其微也 韋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

韋疾也江初出必經

此洛沫而過 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

巫峽

山名迅疾躋上 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

津岸也漲浪也 言以深廣之器量朝宗於海 總括漢泗兼包淮

王維禎曰首濫觴次經始次起漲又次之總括兼包併吞汲引俱有次第

王世貞曰郭景純蓋精於堪輿家故於江之源委脈絡甚悉

吳國倫曰自源而流而洪濤而餘波此江勢之漸遠漸異字面亦最有着落

汪道昆曰五湖三江六州災景華夷之限畧盡

湘并吞沅澧禮汲引沮漳漢泗淮湘沅澧沮漳並水名總括兼包并

水橫流入江故曰汲引源二分於岨岨流九

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綸餘波乎柴桑岨山東北

百四十里岨山又東百五十里岨山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派赤岨在廣陵興縣柴桑在豫章

郡鼓激網絡群流商摧消澮表神委於江都混

流宗而東會商度也摧略也消澮小流也廣陵國有江都縣表見也言見江之深

廣聚於江都合衆流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

溯普沛滴胡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

作限於華夷壯天地之嶮介太湖水分爲五道故曰五湖三江謂

浙江吳松浦陽江也漫漭寬貌沛沛流聲六州益梁荆江楊徐也滴汗長流貌經營積歷也炎

景南方也華中國裔蠻夷介大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

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

岨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岨岨玉壘二山名泉陽東

別並江之別名揭亦標也言江水既經二衡霍

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嶺而比嶠音喬衡山爲荆州鎮山霍山爲

南岳巫山在巫縣西廬山在江州潯陽之南協連鎮謂相連而作鎮磊落嵬嶺皆山高大貌

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靈神靈也瀆薄

耶風也陶猶陶冶也流即飄也言風之所拂既薰蒸而爲雷復騰起虹蜺而飄揚於雲霄之上

王世貞曰峨岨王壘衡霍巫廬並天下名山而爲江之源者

何景明曰大壑沃焦俱在地底潛行者  
李夢陽曰江惟巴峽最急故獨言之

王慎中曰圓淵溢流亦近峽者

也出信陽而長邁涼大壑與沃焦信陽縣名涼集也大壑在

渤海東沃焦山名在東海南方三萬里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絕岸萬丈壁立赧駁巴東地名有三峽山禹鑿之通江水絕岸高萬丈石

壁如立而雲霞斑駁虎牙喙豎以屹峩荆門闕竦而磐

薄荆州南岸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江流於中嶈特也闕竦如闕之竦然圓淵

九廻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激岸石而成圓流故曰圓淵九廻者言深而至九泉也或懸浪而下或騰波而上溢突擊聲如雷响之聲如電

光之駭浪暴濺驚波飛薄迅瀨扶增澆湧湍疊

躍澆謂急波疾湧也疊水普巖鼓作崩萌澆陌

皆形容巴峽之水如此

舉胡角灑仕角反砾巖江岸坎灑浦冰灑拜灑灑宏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灑呼



唐順之曰自  
巴東之峽直  
貫至此

**磬**

力告音 磬音 壘音 確音 言山島之中幽僻之澗巨石  
積阻成險為江浪急故石相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澗澄澹汪

澹也湖水深處多神靈故云靈湖也澄澹汪

澹汪洸廣滉困洸音玄曾潭重潭也府猶

潏胡洸紆鄰圃粼皆水勢 混瀚音 灑見 渙流

映揚炳澄徹光映也 溟漭洩沔汗汗汩汩皆廣

大之貌 察之無象窮之無邊氣滄淳以霧杳時鬱

律其如煙言江氣忽如霧 類胚渾之未凝象太

板之構天象大極欲構立兩儀 長波決滌峻

湍崔嵬盤澗谷轉凌濤山頽言水深風壯流急  
相衝盤旋作深澗

如谷之轉凌濤起而上 陽侯破礮以岸起洪瀾

凌空者却下如山之頽 瀨演而雲迴沓瀾乍泄乍堆神破礮

高大貌言波高大如岸起也洪瀾旋曲為文 徹

如雲之廻也沓下也乍平乍高如堆阜之高 徹

如地裂豁若天開言水為烈風所吹四面浪起  
中為深亢則徹然如地裂風

波既息烟霧盡銷 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

則豁然若天開 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

窟力迴 鼓唇苦窟以瀚淳乃溢湧而駕隈言波  
窟窟而有帶分 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鯁鱗

鯨鱗特鮎流鯨鯨鯨鯨並魚 或庶簏象鼻或虎

劉辰翁曰此  
並言水之深  
不可測而霧  
石如烟胚渾  
太極則其氣  
之上浮者也

總一  
深字面出許  
多曲折景純  
老學固武庫  
也

王維禎曰自  
曾潭之府直  
貫至此

文選卷之九

文選卷之九 前集卷之九

狀龍顏鱗甲錯七罪錯煥爛錦斑揚鬣掉尾噴浪

飛颺錯錯間襟之貌噴吐也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瀑

采以晃淵或赫鯁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鰓

鮐順時而往還介獨也鯨魚獨乘浪濤或出或入爾其水物怪

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鈎蛇皆水物怪鯀

蝟媚鱗垣鼈且龜迷鼈並蟲王珧海月土肉石

華三蠖子蝦流江鸚螺旋蝸瓊蛸詰腹蟹

水母目蝦並水蟲蚌蛤之屬紫虻胡如渠洪蚌專車大

背似瓦壘有文日瓊蚌則徑四尺瓊蚌瑞曜以瑩珠石蚌君應

節而揚葩瓊蚌中出玉常有光曜於水石蛸蛸

森衰以垂翹玄蠖苦硯罪而硯硯而硯硯

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鷓九頭有鼈三足

有龜六眸頰螿扶躍而吐璣文鮐磬鳴以孕

璆螿音龜蛛蠶吐珠文鮐之魚為首倏蟾拂翼

而掣耀神蜈蝨蝨以沈遊倏蟾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

驛馬騰波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驛馬水兕水獸也

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淵客鮫人皆水中居

王世貞曰淵客鮫人乃異

文選卷之九 前集卷之九

何景明曰泛歛二句結上木物怪錯

吳國倫曰以上言魚蚌鱗其狀汪道昆曰以下俱水物怪錯

其所傳悉未  
嘗實有  
李夢陽曰自  
雲布至萍實  
時出而漂泳  
皆草類可食  
者

王慎中曰金  
礦丹礫至崖  
無不津俱言  
珍寶之物

故築室構舍  
於巖流之下  
生東海池澤  
沙鏡似雲母  
靄布餘糧星離沙鏡  
靄布星流言  
衆多也餘糧

青綸競糾縟組爭映  
青綸縟組皆  
草名有彩色

紫菜熒擘以業被綠苔鬚  
所髮沙  
成髮沙乎研上  
紫菜  
色紫

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擘光明  
貌苔水苔也綠色生於石研滑石也  
石帆蒙龍

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  
石帆草類蒙龍密也  
海中洲上有山曰嶼

萍水草也漂  
浮也泳游也  
其下則有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瑒

瑒留  
礦銅鐵瑒也丹礫丹砂也  
雲精一名雲母入地萬歲

不朽燭銀銀有精光如燭也瑒瑒亦水玉也  
光者瑒瑒王名水碧玉類也潛瑒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  
鳴石似玉墮之  
聲聞數十里生

皆向陽故云列於陽渚浮磬石  
之可為磬者生北岸故曰陰濱  
或頰  
頰古  
頰頰皆畔也

或焞  
焞光色也焞明也  
焞焞皆畔也

林無不溽岸無不津  
溽津皆潤也言珠  
玉所出林岸皆潤其羽族

也則有晨鷓天鷄鷓  
晨鷓猶晨鳥  
天鷄二名沙

鷓黑身鷓狀如鳧青身朱目  
而赤尾鷓青黃色狀如鳧  
陽鳥爰翔于以玄

月為玄  
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翻疏風鼓翅翮

聿翮  
許翮許月反翮  
翮翮動翮翮揮弄灑珠拊拂瀑沫  
瀑水  
飛也集若

震布散如雲豁產毳  
他積羽往來勃碣  
毳落毛

勃碣  
地名搯力杞積薄於溽浹  
力棧連  
森嶺而羅

李攀龍曰自  
此至往來勃  
碣俱言羽族

唐順之曰搯  
杞積薄至溽  
浹處龍皆水

中之木

峯檉杞二木名模稠也薄叢生也澗水桃枝實

管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桃枝竹屬

水邊長數丈雲蔓言多也揚皜眊二擢紫茸蔭

潭澳被長江皜眊皆繁蔚芳離隱藹水

松涯灌芊蕞力潛蒼葱龍離香草水松藥草名

蒼水中茂盛也芊蕞鯨陵鯨距於垠險魚獮

葱龍皆青盛貌也鯨鯨二魚名距行類垠險

頽睽矚乎空岸也獮獮水獸睽矚驚視貌

廢空迅雌季臨虛以騁巧孤獮登危而雍容

夔指夔呼翹踞於夕陽鴛雛弄翻乎山東雌雌似也

劉辰翁曰鯨  
麟至美翻山  
東則魚与鳥  
並言

景  
言江中之雜  
景

猴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青州呼

夕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山岸曲處也渚水曰

山夾為澗潮水澗澗別作湖山曲也水

蕩之則生浦停水曰湖澄之以灩煩灩翼灩之

以尾間澄灩水從海出曰尾間標之以翠

翳泛之以遊菰標猶表識也翳草之翳菰也

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播布也藝猶樹也

廟禮稻鱗被菱荷攢布水菰力翹莖藿菜濯穎

散裹草實曰菰藿水浸也藿華隨風荷菱與波

曰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果翹莖藿菜濯穎

散裹也穎穗也裹謂草實也藿華隨風荷菱與波

王世貞曰翠  
翳遊菰至炎  
景霞火画出  
江中之可觀  
令人生長茅  
茨者亦靡不  
與念

王維頴曰云  
夢雷池至幽  
岫窈窕俱江  
旁之別水

吳國倫曰金  
精王英至翠  
霞天矯蓋言  
江所產之珍  
奇與諸神仙  
之所集語雖  
幻竊而亦理

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言草之華菜流曜潛

於極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湖映波瀾景色外發炎

珠漣丹凜雲夢彭蠡具區皆澤名雷池在皖青

在江東朱湖在溧陽漣湖在沔陽極望數百沆瀣洮湖在陽羨縣溧湖

晶胡了湮余少及謂大數百里爰有包山洞庭巴沆瀣晶湮深廣貌

陵地道潛透旁通幽岫窈窕洞庭地穴在長沙

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巴陵吳縣南大湖

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脉金精玉英瑱其

裏瑤珠怪石碎其表驪蚪穆其址梢雲冠其嶸地道幽岫之問金精王英生於內故云飾其裏

折不可誣者

驪龍也在於九泉故云穆其址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梢然故云冠其嶸嶸山嶺也

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海神

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嚔而聯音眇撫凌波而鳧

躍吸翠霞而天矯冰夷馮夷也傲睨日寬縱不

聯眇遠視貌言仙人撫凌波浪似鳧鳥若乃宇

之遊躍吸食江上之氣而恣為飛騰也

宙澄寂八風不翔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

風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檣魚榜榜機止也榜

漂飛雲運舳舻舳舻相屬萬里連檣飛雲舳舻

尾艦舟頭舟名舳舻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

汪道昆曰自  
此至渠黃不  
能全其景總  
擬江中帆檣  
往來之盛

何景明曰漁  
商斤里往來  
數句却盡

郎竭南極窮東荒交益二州名東北曰爾乃

霧縠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颭于以增扇

廣莫颭麗而氣整緒視也旭日始出也覘窺視也五兩候也法以鷄羽重八

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廣莫風也颭風勢急貌徐而不颭疾

而不猛颭風貌鼓帆迅越超陌漲截河凌波縱拖

電往杳溟迅疾越度超過漲潤也截直渡也河遠也拖船尾所以正船者杳冥絕遠

謂疾也對如晨霞孤征眈若雲翼絕嶺巽征貌言

船行如朝霧孤飛之狀又如倏忽數百千里俄

頃飛廉無以晞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飛廉善走騰視

也渠黃八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禱

食惟蔬鱻思延反落菴屋類言其作屋於江濱山側也鱻小魚棹澹為涔

夾深在羅筌筒灑連鋒子鬐雷比船棹以柴木壅水

也澹如淵而淺湔叢木於水中以薄捕魚者涔

小船筌捕魚器筒灑鈞名鬐鬐網名比船下網

比也或揮輪於懸碣奇或中灘而橫旋忽忘夕

而宵歸詠採菱以吓舷輪釣輪也碣曲岸頭也

之上或旋船於波瀨之中忘傲自足於一嘔尋

風波以窮年嘔與謳同言笑傲自足爾乃域之以

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洩度汜鼓之以朝夕

李夢陽曰此帆檣之乘風而迅速也

其生計亦窘矣故自衣則羽禱以至尋風波窮年皆困頓無聊與前鼓帆迅越者迥異

李攀龍曰目此至代宗之觸石總結前

意

感界也盤巖大山也言江以大山為界限也洞深也壺海也淹汜謂江水分流也朝夕謂潮水往來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

化產儼竒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

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列真仙流也播潤謂

唐順之曰此言江之變化

謂山嶽不能扼其勢也及其譎變儼悅符祥非

符祥有開天地之盛衰人事之休咎

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儼悅疾速也方常也言

如符契而為災祥蓋非一經紀天地錯綜人術

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

垂曜於東井陽侯逖形乎大波岷山之精上竒

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竒相者人也

劉鳳翁曰此以江神及自古英雄之歿於江奇踪異蹟一一點綴甚有風采

若江為神乃合其精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

仰嗟禹南省濟江黃龍負舟禹仰天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歿命也余何憂於龍

馬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荆飲飛得太阿宝劍從楚

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吹飛

以劍斬蛟風乃止故思而壯之終能成劍之神

氣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

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于與

嬰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粹而投之

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歿歸吳

矣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靈均屈原

刃同字也屈原

王世貞曰流形方尽而江河不虧此深得老氏之旨

至忠遭遇放逐而懷石自想周穆之濟師驅八  
 駿於龜鼉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感交  
 甫之喪珮懿神使之嬰羅鄭交甫遵彼漢皋臺  
 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  
 去十步探之即亡矣宋元若夜夢人披髮而  
 窺阿門曰予自罕露之泉為清江使河伯之煥  
 所漁者預且得予元君竄占之曰此神龜也  
 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科坎也大塊元氣  
 使萬物至窮盡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  
 而同歸一科也水者五行始焉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元氣之湊液也四瀆江為長河次之故  
 考其妙觀不過此也

風賦

時襄王驕奢墜作賦以諷之

宋玉

宋玉 屈原弟 人也為楚大夫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蘭臺 臺名

宋玉景差侍有風

颯然而至

景差皆楚大夫 颯然風聲也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披衣當風 快風之涼

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何景明曰大王之風庶人借其詞以託



諷欲王之因詞而釋其旨耳若味其實則風何別於天王庶人又何別於雄雌耶莊生所稱天子之劍度人之劍即此意而王蓋祖述之者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溥徧暢通也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

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句來巢空穴來風

師屈原也枳木名句謂多屈曲可以為巢故鳥多巢之空穴謂門戶之穴可以通氣故風多從之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雖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矣王

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

青蘋之末蘋水草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風流散貌上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行溪壑盛於谷口也緣太山之

阿舞於松栢之下飄忽湖滂激揚燦怒湖滂風擊物聲

燦火耿耿宏雷聲迴穴錯迕眩風聲也迴穴風飛也鏗石伐木梢殺林莽鏗撼什也梢樹末也

擊木折則草偃擊風使然也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

捷被麗披離四散之貌捷拒門也响絢渙粲爛

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

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

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雜秦

蘅槩新夷被蕙楊邸觸也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蘅桂蘅

也稊者楊之秀也言雄風之起凌越朝迴穴衡翔於城水之上而邸觸香木芳草也

王世貞曰徘徊桂椒翔翔激水蓋喻王之能深官而忘國事

王真中曰略  
羅帷經洞房  
與前桂椒激  
水同意

唐順之曰宋  
玉托諷之意  
蓋專在此矣  
明耳目八字  
雄之為義蓋  
謂其高不可  
仰也

王世貞曰勃  
鬱煩冤致句  
深中庶人愁  
苦之狀

汪道昆曰詳  
釋庶人之風  
蕭瑟無聊楚  
王寧無聞而  
潛則哉宋玉  
可稱納約自  
所矣

陵蕭條采芳然後倘伴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

帷經于洞房廼得為大王之風也倘伴猶盤旋

也言能上升於此故其風中人狀直慤悽怵慄

清涼增欷借悽淋深寒貌言風之吹清清泠泠

愈病析醒言風之清涼可以發明耳目寧體便

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

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孔一

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塢堞風起之貌堀

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動沙堞吹

灰灰駮溷濁揚腐餘舜五臣本沙堀堞沙堆也

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

人狀直傲溷鬱邑毆温致濕傲溷惡亂也鬱邑

令人惡亂憂也言惡風吹人中心慘怛生病造熱大寒盛則主於

而生熱熱言令人悲慘中脣為脣得目為瞶音蔑言能為喑齶

嗽獲灰生不卒喑齶嗽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

有疾也故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雌風卑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秋興賦

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潘岳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晉武帝太

始十四年也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於散騎之省

賈充為太尉岳為充掾寓寄也中郎將無省故寄直於散騎之

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

於焉遊處

閣高故稱連雲深故曰罕曜蟬以金為之象蟬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

紈紈貴戚子弟之服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

也言此並貴人遊處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

李夢陽曰班蟬冕伏後金貂炯炯案

猥廁朝列

廁次也猥曲也言承乏闕得曲次朝士之列

夙興晏寢匪

遑底寧謦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

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翰筆毫也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

萬物遇相遷迫也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也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

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有感况惟人情善惡

乎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

楊慎曰序秋必先之春此文字之源委今古作家大機軸也

王維禎曰廖慄兮三字貫下四事

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

水送將歸

以上皆宋王九辯辭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

行有羈旅之憤

徒侶也羈寄旅客憤怨悼傷也

臨川感流以歎

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

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景公遊於牛山臨

齊國乃流涕而歎曰柰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

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

將歸也一途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

何景明曰上四感語其情之可愁野有歸燕四句語難忍謂愁也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游氛朝興槁

其景之可愁

李攀龍曰自

此至流火之

餘景莫寫

秋蕭瑟之狀

此駭人墨士

之所感而賦

遷臣逐客之

所旅而思胡

殆虜騎之所

見而悲閨姬

成婦之所依

而嘆者也

葉夕殞

隼鷹也秋則搏擊氣於是乃屏輕篔簹釋

織絺藉莞蒹蕪御袷衣

也庭樹撼

所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

撼枝空

至也風至而

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

吹帷幔也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

晷覺涼夜之方永

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

月朧朧以含

光兮露淒涼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闈兮蟋蟀鳴

乎軒屏

熠燿螢也燦明也蟋蟀秋

聽離鴻之晨

吟望流火之餘景

流火心星也秋心星西

宵耿

唐順之曰宵

宵介以下則

安仁自叙其

一曲

楊慎曰斑髮

二句正應前

三十有二而

見二毛

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道盡兮

慨俛首而自省

適終

斑髮彫

以承弁兮素髮

颯以垂領

言悟歲之終慨然自省乃見斑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彪髮不垂貌

仰群雋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羣雋謂蟬冕綺紈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漢

也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

庸詎猶何能識其動

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至人謂至德之人齊

猶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彼人指彼知安而忘

危兮固出生而入死

彼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如此則失

王世貞曰金

貂炯炯此趣

舍之跡者也

安仁則靜而

殊金矣

汪道昆曰自

此至及身錄

水並用老莊

之語蓋晉時

風流之所宗

而兢相沿襲  
其肯耳  
季夢陽曰行  
投跡亦句蓋  
知安而不忘  
危者

李攀龍曰欽  
衽以下清酒  
志名利歷費  
足典靖鄧婦  
去來辭相姓  
長

長生之道雖天折之行投趾於容跡兮始不踐  
愆故曰出生入死  
而獲底闕 掘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

之行投趾在平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  
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援亦不  
能履也言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其危也 見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且  
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  
欽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衽衣襟也紱綬

榮利以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餘自  
自激厲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澍 澍亦水  
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漈漈 涓涓亦水 涓秋

漈遊逍遙乎山川之隈放曠乎人間之世 逍遙  
行貌 貌阿山曲也放 優哉游哉耶以卒歲 優游自樂  
曠謂無拘束也 可以終其

天年而已

雪賦

雪凝雨也陰氣凝而為雪

謝惠連

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

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

梁王乃悅遊於兔園

兔園梁孝王園也

乃置旨酒命賓

友召鄒生延枚叟

鄒陽從孝王游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召延皆招致

之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司馬相如也未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

揚慎曰以相如未至而居客右故鄒生後有未遇之

賓客之右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俄而猶少間也霰微雪也

王乃歌

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

唐順之曰以雪之時序點起而設為鄒枚司馬三人亦自有致

世

小雅詩南山曰上天同雲雨授簡於司馬大夫

雪雰雰王乃感事以歌也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曰抽子秘思騁子妍

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齊其容色量其所相

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敬王命也曰臣聞

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雪宮在齊故云

西域峙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

峻也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兩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申重也穆

王游黃臺之立時國中大雪人曹風以麻衣比

色楚謠以幽蘭儷曲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

衣如雪宋王諷賦臣嘗行

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授盈尺則

呈瑞於豐年表沴於陰德隱公之時大雪平地

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雪之

廣一尺以為陽傷陰盛之徵沴不和之氣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冬

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嚴氣寒氣也升上也焦溪涸湯谷凝於天門

之左南流成溪南陽郡有紫山火井滅溫泉冰

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火井滅溫泉冰

臨邛西河郡有火井溫泉沸潭無湧炎風不興

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片潭

日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發

王世貞曰先以天地之氣

其過北戶墜扉裸壤垂繒泥也裸壤下衣國也



互言雪之所始大有源委至是亦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霧淹

日韶霞掩覆也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而遂

多霰微雪也淅瀝細下貌細其為狀也散漫交

錯氣益蕭索藹藹浮浮漶漶奔奔昔飄流往來

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

入隙薨屋棟也隙壁際孔也言雪初便

娟於墀庶末縈盈於帷席便娟縈盈雪迴委之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珪方玉眇隰則

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

似連璐音路言雪冒臺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

鶴奪鮮白鵬失素紈袖慙治玉顏掩媿戶故反

若燭龍銜耀照崑山崑山玉山也燭龍崑山神

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

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霤屋宇也馮夷華

至夫繽紛繁

騫之貌皓汗皎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

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

王維頽口先擬雪之狀而後及其色亦有謝道韞之意

王世貞曰因方為珪以下王所謂伴色攝相也

攝真曰積素亦虧至蚌列明珠言雪霽之景

何景明日續紛繁驚六句總結上

卷之五

七

王慎中曰申  
娛玩之無已  
至接手同歸  
此對雪而把  
玩者如王子  
猷山陰道中  
之類

李夢陽曰郗  
生之歌則推  
閣雪一步蓋  
傷已文不遇  
之耳

前集六卷

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

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酌御狐貉之兼衣相

吳興酒有名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鷗

耐三釀酒也鷗也雙舞謂時蜀見也雲鴈孤飛謂拆園中之

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

相造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枝葉喻兄

累踐霜雪與兄弟相違弟也惠連鄒陽聞之憊然心服有

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

曰携佳人兮披重帷援綺衾兮坐芳綉薰爐

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薰火烟上山也桂

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

朱顏醜兮思自親醜面著亦願低帷以昵枕念

解珮而褫紳昵近也褫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

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此言

雪遇春則銷不復鮮羅是以感而怨傷也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

扼腕顧枚叔起而為亂亂繹思也扼把也亂曰白

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

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

前集六卷

十一

送管仲山詩

節所謂因時節豈我名潔豈我真憑雲升降從

風飄零植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

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大都言雪之不凝滯而與時推移因物賦物無

容心也詠物至此可謂見道

月賦月闕也言有時成有時闕也

謝莊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止至光

祿大夫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

應劉應瑒劉楨也言二子初喪亡植惜其才端然憂愁時多閑暇綠苔生閣芳

塵凝榭言無復娛存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悄憂貌夜病也怡樂

也中夜夜半也乃清蘭路蕭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

清蕭皆靜也寒山秋坂並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臨濬壑而怨

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秋時

汪道昆曰怨遙傷遠蓋以時序蕭瑟故

平定

天漢西南射遠於左界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白露曖空素月流天

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曖猶滿也沈吟殷勤謂將作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

文章抽毫進蹟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仲宣跪而稱

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言東邊幽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

中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言闇於道不明於恩臣聞

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沈潛謂地高明謂地天之經地之義日以陽

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

扶桑之光也東沼陽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

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玄兔素娥月中有兔象故名

汪道昆曰此恒論月之体

唐順之曰將賦而先謙得臣子進言之体

光華昭灼聚

玄兔嫦娥竊藥奔月朐尾朐了他警闕朐婁且月色白故云素娥

冲月朔見東方曰朐晦見西方曰朐言視此警

得宜以示人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

天下也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澤即雨也增華台室揚彩軒宮

台室王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

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亦

亦昌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謂命委其精以昌吳漢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

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

悠悠降澄暉之藹藹言秋天清迥月光益明也列宿掩縹長

吳國倫曰四時之月惟秋取紫故以菊取苦鴈流哀實之

河韜映月盛明時列星天柔祗雪凝圓靈水鏡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

如霜冰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

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樂其去燭房即月殿芳

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

朔管之秋引臯禽鶴也朔管羌笛也秋引商聲

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琴桐

非佃房露惆悵音與容體皆選擇而歸於中和

陽阿房露古曲也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

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言情紆曲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

兮共明月美人喻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去音信復闕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

臨風歎兮將烏歎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

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

霜霑人衣晞乾也言月既沒露漸乾陳王曰善

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言王善其

劉辰翁曰王若遇月則樂羈旅遇月則添此因乎情也

揚慎曰道羈旅情思最婉曲

王慎中曰前雖有川路長兮不可越然不可以死還故人歌及之李氏諛人等註恐未安

詞賦故命執事令獻  
壽進璧於仲宣也

鵬鳥賦 序

賈誼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善屬文河  
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後文帝召為博士時絳灌馮敬之屬  
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

誼為長沙王傅長沙定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

止於坐隅鵬似鷄不祥鳥也鵬小如鷄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

曰鵬不能遠  
飛行不出域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

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謫譴也自  
廣自寬也

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太歲在卯曰單闕文  
帝六年歲在丁卯庚

唐順之曰太  
史公云讀鵬

文選卷之六十一

前集卷之六十一

十一

鳥賦同死生  
輕去就是真  
知賈誼之心  
者

子目斜兮鵬集余舍斜謂日晚止於坐隅兮貌甚閑

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

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鵬余何去之

讖驗也有書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

余其期淹遲也鵬廼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臆言中度曰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萬物變化遷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壇音蟬壇沕穆無窮兮胡

可勝言沕穆不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倚

吳國倫曰禍  
福倚伏正所

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則禍去福憂

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有喜必有憂憂喜吉凶如

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

世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山吳自

業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李斯西游於秦身登

所讒卒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傳氏之岩通道

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夫禍之與福兮何異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糾纏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王世貞曰夫  
差勾踐斯遊  
傳說皆禍福  
相倚伏之人

楊慎曰水之  
悍矢之遠皆

不得自主則  
万物之禍福  
可知

王維禎曰以  
上言禍福以  
下言死生皆  
由命也

何景明日惟  
鑪工銅炭皆

博化異物  
不足患也

王慎中日財  
名權生西東  
歎字龍足塵  
俗之態倘有  
縱心世外者  
俱付之元何  
有之卿矣

王世貞曰中  
間言達人太  
人至人真人  
皆本老莊之  
旨

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鳥有常

則乎固薄震盪相轉無常也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禍福相

起雨降紛錯不止大鈞播物兮塊鳥北鳥無垠陰陽造

之造器也其氣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

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

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

則以鑄治為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

人兮何足控搏音團變化迂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控引搏持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言人死化為異物小智自私兮

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利兮

烈士狗名狗管也曲身夸者成權兮品庶每生

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休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俗人怵惕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

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兮好惡積億億言多也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

遺形兮超然自喪平聲叶韻至真之人其性靜

慮遺形體超然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

則逝兮得坻澤則止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



揚慎曰淵舟  
正申上浮休  
字义

王世貞曰細  
故芥蒂指鵬  
鳥言

已亦猶木之浮水行縱軀委命兮不私於已委  
止隨流也坻小洲也  
命與萬物同  
不私愛也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  
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道家養空虛  
若浮舟有德  
之人無災累又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叶細故  
鵬鳥入  
知天命何憂患  
室也蒂芥猶言累也言此小  
事之累何足以惑於中哉

鸚鵡賦

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  
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

禰衡

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  
尚氣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  
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  
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故送衡與之  
乃於彼賦此

時黃祖太子射

祖長子名射為章陵太守與衡  
特善稱太子以諸侯視祖也射

音

賓客大會  
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

士

處士隱  
者之稱今日無用娛賓

用以

竊以此鳥自遠

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以為賦使

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使四坐之人觀衡  
之文詞以為榮也衡

汪道昆曰先替鳥之體質情性

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

含火德之明輝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特也出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

金也質寄於西故云躰金精也朱鳥性辯慧而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曰含火德也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栖時幽深

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糾趾丹背綠衣翠衿采采

麗容咬咬交好音嬉戲時立也紺青色趾足也綠衣謂毛綠色背前翠色故

云翠衿咬咬鳥聲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

皇而等羨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揚

何景明日以下延述沈西鵠者

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丁詔伯益於流

沙偉羨也謂羨其聲音儀表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宮求之於隴坻流沙也隴坂名流沙地

名跨崑崙而播弋冠去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

備設終一目之所加跨度也言度擬崑崙雲霓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

廣所中者不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

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植

也言能守生故安停於守順從故獻全者受賞

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閉以

彫籠翦其翅羽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鳥窮迫委性命於人

王世貞曰婦窮委命至末並正平自寓之意其才甚高詞甚麗而

識量則甚卑  
狹卒不得其  
終宜乎哉

唐順之曰何  
勞與劓句正  
平見殺之兆  
已著

王世貞曰言  
吾借亂一句  
正平誠為自  
道

何景明曰少  
吳可辰以下  
西鳥之感時  
而與悲其詞  
嗚咽可涕

也籠閉鳥器  
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

惟寒暑崎嶇不平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

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特為苦操

意以申情言女適人臣事矧禽鳥之微物能馴

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忉陞

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矧况擾柔也况鳥微

度躡陞而又腥臊不堪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

之險熾平聲險熾豈言語以亂階將不密以致

危豈自發問也豈為言語以致危邪痛母子之永

隔袞伉儷之生離伉敵也儷偶也匪餘年之足

惜慙衆雛之無知言此餘命不足憐慙背蠻夷

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耻才能

之無竒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

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西都長安也言非不知

域者亦猶彼越鳥長安之樂而言必稱西

代馬之思故鄉也若乃少昊司辰葶收整轡

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顛

言其感時興慕聲名頓移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

揚慎曰怨毒  
一隅等句詳  
玩之亦不免  
禍之招也

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隕墜也放臣棄妻屈原  
哀姜之徒也歔歔啼聲  
感平生之遊處若堦麓之相須何今日之兩  
絕若胡越之異區感平生雌雄  
遊處相和也順櫳檻以俯仰  
闕戶牖以踟躕枕房室  
之䟽也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  
之扶踈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鳥如心懷歸  
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思遊  
山林苟竭心於所事敢  
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  
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  
弥久而不渝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  
及辭効愚久而不廢也

鷦鷯賦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  
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  
郎雖棲處雲閣慨  
然有感作鷦鷯賦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  
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色淺

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

乘居匹遊四馬曰乘言族類滋繁  
故居必乘遊乃匹也翩翩然有以

自得彼鷺鷥鷓鴣鴻孔雀翡翠鷺黃頭赤目五色  
皆備鷓鴣也鷓狀

如鶴而文雄曰翡翠雌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

王真中曰茂  
光賦鷦鷯若  
能明保身矣  
而卒不免賈  
后之害吾云  
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諒哉

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赤霄至高也。絕根至

遠也。衛也。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

人也。繳繫箭線也。鷲鷃可以贄而鷓鴣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

嬰繳不若鷲鷃無患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小而

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於萬類。惟鷲鷃之微

禽兮亦攝生而受氣。攝養也。育翱翔之陋體兮無

玄黃以自貴。翱翔小飛貌。言毛羽无玄黃之色可貴。毛弗施於器

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兮尚何懼

何景明日先迷鷲鷃之體質情性與鷲鷃同。鷲賦起處同。

於罟罟。罟罟音尉。俄頃貌。罟罟皆網也。鷹鷂鷲鷃鳥且忽其小而傾翼過之。又何患乎網。

羅翳蒼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翕。翕翕

蒙龍蒿草密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

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

榮。蒨蘭。盤樂也。是處可栖。故無滯。是處可樂。故無常。不以荆棘惡而陋之。不以蘭蒨香

而榮也。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不為。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

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以寶賈人

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賈害不靜守約而不矜。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

王世貞曰其居數句從莊子語化來。

揚慎曰懷寶賈害飾表招累則鷲鷃鷲鷃之類。

劉辰翁曰以下皆鳥之貴而受惠於人者

吳國倫曰屈猛志六句明蒼鷹鸚鵡之受困則不若鷓鴣之自適

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寶無誘慕於世偽

言不為人詐鷓鴣介其背距鷓鴣驚軼於雲際鷓鴣

二鳥以背距鷓鴣窠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

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

無舉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自

南向北以躄充不能高飛常銜蒼鷹鷲而受繼

鷓鴣慧而入籠也繼係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

九重塊獨也言獨幽繫變聲音以順旨思摧翮

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

何景明日疇昔從容即莊子神龜曳尾塗中之喻

鷹隼所遊之林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

從容海鳥鷓鵠居避風而至海鳥曰爰居止

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條枝巨雀

踰嶺自致條枝巨雀兩提絜萬里飄颻逼畏提

萬里謂大雀也飄颻逼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

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躄大鷓鴣也形巨

細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巢於蚊睫大鷓彌乎天

隅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多類別晏子春

東海有通者命曰鷓鴣莊子北螟有魚其名曰

鵬化而為鵬怒而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飛翼若垂天之雲  
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上方  
下比鷦嶼也徧天壤遠觀之  
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從也

赭白馬賦并序赭赤白相雜也白多故曰  
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

顏延之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凡馬八尺已上為龍豈不以國尚威

容軍馱伏趨迅而已馱馬名趨壯迅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堯有此神馬故人

李攀龍曰疇與傳同等也善註昔字非

人臣... 前集...

靈代代榮 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

其至德 宋書高祖武皇帝諱裕封秘寶盈於王府文

駟列乎華廐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文駟文彩

秘寶與馬並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

言重之也 簡帝心用錫聖阜 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賜

賜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言乘駕順心 齒歷雖衰

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 齒歷年也言

藝能不差忒受養兼於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棧

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

唐順之曰叙錫馬之始終為作賦源委

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

盡其力老棄其力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

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 末臣

自謙 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 文帝諱義隆

也烈業也自武至文 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

故曰重葉葉世也 優洽 粵於也迄盡也言武事肅 泰階之平可升

興王之軌可接 秦階即三台星也三階平 訪國

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 訪古先為國之美於

圖牒以稽良馬之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 黃帝

王世貞曰序宋之太平與王明其必致多瑞而有此靈馬何景明日先瑞方常也載則也



序歷代與王之君並得神馬以效驅馳應前騰光吐雷時德瑞聖之符句

唐順之日崇衛威神二句結上意其雋

如狐背上有角

后唐膺錄赤文侯日

后唐謂堯也赤文侯

乘之壽三千歲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亨通也南陽新野有

也日即至于日稷

也日即至于日稷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墩煌介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既習魏德懋而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

澤馬效質

魏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

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於司律

間出問時

一出也瑞典祥瑞之典籍也漢得所以崇衛威

神扶護警蹕

威神謂天子也警蹕也警蹕出入清道是

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

馬也言皆

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暨及也明

命謂高祖也罄盡也九區九州也

有肆險以稟

朔或踰遠而納賚

肆險忘其險也賚財貨也言九區之人皆忘險踰遠稟正

朔納貨貢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文物

阜盛也王會王大會

諸侯及四夷也函

摠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

駿

收賢去善馬也周礼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九夷八狄七

戎六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

言乘風先景也胤言迅速也

去声叶韻象輿

也胤種也

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鉤陳

齒美延長聲價隆

象車也鈞陳帝座也言可以在象車之旁而為帝之衛也

齒美延長聲價隆

王慎中曰不先稱賜馬之恩而先云代駮象輿二句文有線索

唐順之曰附筋樹骨至屋

鍊荆越極贊馬之神異

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筭數也祖高祖也皇文帝

也周易用錫馬蕃庶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

鏡兩權協月

相馬經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夾鏡言兩目

清明如鏡

異躄峯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驚

迅於滅沒

言其形體之聳特馳驟之迅速也

簡備塞門獻狀絳

闕且刷幽燕晝秣荆越

塞門出馬處絳闕天子門也言簡於塞門獻於

絳闕也刷刮也以粟飯馬曰秣幽燕在北荆越在南朝北晝南形容其疾也

教敬不

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教習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

何景明曰教敬不易之典二句因下有爰游爰豫等句故以此起

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故發此端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文帝高祖皆經

之六朝尚綺麗故不竟意為詞掩

乘此馬而

飛轆軒以戒道環殼騎而清路勒五

王世貞曰飛轆軒至窮神

營使按部聲八鑿以節步

轆軒輕車也鑿鈴也

行之軌躅正應前崇衛威神仗護警蹕

子齒薄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

具服金組兼飾丹腹

音汗

寶鉸星纏鏤意霞布

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狀

進迫遞迺却屬輦輅

天子出虎賁同非常謂之遞迺迺古列字遞猶衛也

列行也迫促也輦路車也言不先不後也

欵聳擢以鴻驚時渡畧而

鳳翥

皆奔驚之兒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奉

楊慎曰柔心待御以上但言脩天子之奮輿

秋登王子與言闡肆威稜

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

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

廣望百層比台臺名料擇也言簡

擇武藝之士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飾馬也 曉影高

鳴將超中折

曉視也馬有視影高鳴者良馬也超走也折廢也下駟也

分馳

迥場角壯永埒

分走競壯於迥地埒並也角競也

別輦越群綯

練夏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復迥絕遠也言

越於羣輩疾而迥遠也射必擊鼓以節馬力今馬疾故疾趨捷之大促手而擊之

經玄

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

玄蹄黑蹄也素支白也

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膺門馬前骨也汗溝馬中脊也大宛馬汗

何景明日以正言天子東走馬而至秋

走血 蹀迹廻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

人仰而明悅

明本作朋唐道也洩散也蹀功迹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

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明猶羣聚也

妍變之態既畢凌遠之氣

方屬踞鑣轡之牽制愷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

驥首望朔雲而蹀足

言變態既畢而勇急之氣尚猶達屬乃牽制於銜轡

嫌國都之隘窄故眷望西極朔雲冀甲奔逸也

雲中二郡也蹀足謂疾行也

將使紫鷲駢銜綠虵衛轂織驪

接趾秀騏齊于

紫鷲綠虵織驪秀驥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行車行也行貌

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

見王母于崑崙西

山帝臺帝居也山海經有宣山言駕此馬可神道也

跨中州之轍迹窮神

唐順之日研交之態至神行之軌躅則承上畜怒未洩一句抽出復言之

王世貞曰但言馬之迅疾而不言其品格則亦凡馬等耳故復以紫鷲四名配

楊慎曰因前  
有訓人必書  
之舉句故云  
又悔義方蓋  
肆於人上則  
不可為後訓  
明也

行之執躅

跨備也言車轍備中州及人  
神所行之迹執止皆迹也

然而盤

于遊畋作鏡前玉肆於人上取悔義方

前王太  
康也盤

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  
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道義之方

天子乃輟

駕迴慮息徒解裝鑿武穆憲文光

輟止也周穆  
王馳入駿漢

武帝好大宛馬故以為戒漢文帝却干  
里馬光武以名馬駕鼓車故以為法

振民隱

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

振收也  
祭公謀

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隱痛也王子期為趙  
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

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  
駕故戒之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翮飛而時於行

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躅於乘  
傷帝左服故揚馬皆以往事為鑑也故祗慎

唐順之曰馬  
亦凌駕而屈  
之天子之祇  
直敬倫方得  
大家文字之  
体

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

泛駕之佚

重輪以防折  
也乏覆也

處以濯龍之與委以紅

粟之秩

汎龍內既名與深也委與也秩祿  
也漢書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服養

知仁從老得卒加弊惟收什質

禮記弊惟不  
棄為理馬也天

情周皇息畢

李慶陽曰每  
一句為一意  
極其旋轉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言德動天故神  
馬呈其容儀

於時

駟子駿充階街

他兮  
駟駟馬名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地生月精為馬郭璞  
游仙詩雲螭非我駕

雄志侷儻精權奇兮

言雄  
壯之

志侷儻絕羣也  
權奇善行兒

既剛且淑服鞿

機  
剛壯淑  
善也鞿

王真中曰從後帝德至委離塊壯悲咽之態畢具

羈韁控也言壯而善服於韁控物曰徇言苑天子之營以從驅馳

後世覆蔭也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棄恩惠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願終惠養以及

効足中黃狗驅馳兮

中黃中營也以身從

離別 服御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備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

授王子晉崔文子者李仙於子晉得其文箴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崑崙山有

藻之質清遠之心

三角一角正北名闔風市日域以迴鶩窮天步

而高尋

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遊焉

踐神區其既遠

王世貞曰此序其清高之性

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日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

華引負吭之織婉頓脩趾之洪媵也引頸細而

曲足趾高踈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霜

王羽言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鍾山在北海

其色白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厭江海而遊澤

掩雲羅而見羈厭棄江海遊山澤掩遭羅網故

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帝鄉天帝之鄉

年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崢嶸零

王維楨曰此  
存其奇異之  
体

唐順之曰序  
其所以見羈  
而全人間

傷悲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

動天秋冬為陰異氣至則大風揚嚴嚴苦霧皎

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群山寒霧殺物既而氛

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

之早晨憐霜鴈之遠漠氛昏陰氣也歇止也遠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

舞飛容於金閣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

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連軒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

注道昆曰鶴  
之疾多以清  
夜然非整風  
蕭條流光照  
灼則不動其  
悲思發其聲  
容也

英國倫曰自  
此至惆悵以  
馬思俱稱其  
舞飛容於全  
閣之狀

或飛騰或催折如離網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蓬之集如雪之飛

列也言或離而別將與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赴或合而相依

顧遷延遲暮將止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憐顧盼也遷延遲暮謂徐緩

逸翮後塵翽翽先路言鶴起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也

會規翔臨歧矩步路四通謂之會二達謂之歧指之而翔中規臨之而步中

矩態有遺妍貌無停趣態有餘而奔機逗節魚貌無帶

睇分形機會也睇斜視也言奔會止節以眼角斜視各分退一邊也長揚緩

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言長舉頭緩行相並連聲

而鳴衆變繁姿參差游密游重也言鶴變能羽翼參差相重而密

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悉盡也言

烟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既散魂而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美也

目迷不知其所之言觀者竟散目盪迷不知所從忽星離而雲

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

思星離雲羅謂鶴散立貌整神容鶴將飛貌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望舊居高遠惆悵

其所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兩

停丸劍雙止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耻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鈴者劍

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

能擬邯鄲陽阿二地名皆善於舞對此亦不敢倫擬入衛國而乘軒出

王慎中曰仰天居之崇絕二句與前去帝鄉二句相

何景明日結  
處更宜以王  
者不作會荒  
斧數句恐見  
規調之首惜  
鉄此意

吳都而傾市

左傳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女自浚闔閭痛之葬於闔門外送女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臺門因塞之以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馴順也

幽通賦

是時多用不肖而資良路塞班固賦幽通迹古者得失之理以明致

命道志之意

班固

系高頊之玄胃兮

系連也胃緒也高上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

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稱玄玄水色也高陽氏水德故云

氏中葉之炳靈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号

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中葉謂虎班其子以為号

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

蛇虺兮雄朔野以颺聲

颺飄颺也南風曰凱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有

楚北徙至朔方如蟬之蛻漢書始皇之末班皇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

王世貞曰首句與靈均所稱朕高陽之苗裔意同通篇亦多模擬其格

文選卷之五

班固



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皇漢皇也紀世也鴻鳥也漸進

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者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

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王莽字巨君莽為滔天之虐泯

滅中夏邁遇也言父遇此亂終保已而貽則兮

行為歌謠以寄救亂之志

里上仁之所廬

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里廬皆居處名也言父

為我擇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音際

居處也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救亂之志無問窮達必能濟世

兮將圯絕而因階

皆嗟也蒙童蒙也取微也圯毀也言已孤童微陋將毀絕

先祖之迹無皆

豈余身之足殉兮遠世業之可

懷殉即以道殉身之殉言身不足靖潛處以永

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言潛處長思先人匪黨人之業欲以經繼之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黨鄉黨也拾更也言先人教我以謙今我

不敢與鄉人更進自矜庶 魂煢

與神交兮積

誠發於宵寐

榮煢孤貌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

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髣髴

覲見也幽人神人也髣髴不分

明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

葛藟蔓草也言夢臨

深峻之谷見神人授我蔓草 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吾辭

物昧昕欣寤而仰

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物昕晨旦也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

王維禎曰所謂幽通者蓋得之宵寐非幻宜恍惚也

揚慎曰至此說出幽通之

王慎中曰以上序班氏家世而推尊共祖考

黃神逸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

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龜遠

也言黃神逸遠無所質問依其道識以胃臆為對也

曰乘高而選神兮道

遐通而不迷

選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而不迷惑之象也

葛繇

繇於膠木兮詠南風以為緩

詩周南南有膠木葛繇纍之樂只君子福獲緩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高木也繇之葛綠木之貌緩安也

蓋惴之

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祗敬也大雅人亦有言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

戒

訊告也網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蓋孟晉以迨群兮辰

儵忽其不再

蓋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早得

何景明日膠木應前葛繇臨深應前峻谷孟堅自解前夢如此

楊慎曰蓋孟昔二句正申之炯戒也靈訓正指此

進用今月日倏

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

俟

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佇立也盤桓不進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待

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惟天地則無窮極若民生則鮮

有將盡而復存者蓋月將盡為晦故曰晦在

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

多而知寡

紛乱屯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而識知者寡

上聖迂而後

拔兮豈群黎之所御

迂觸也拔出也若舜帝焚廩填并湯囚夏臺文王拘

御止也言豈衆人之所能防止耶

昔衛叔之

御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

御迎也昆兄也衛成公會盟于楚公弟衛

叔守固有入諧叔於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成公疑之令前驅

至世貞曰天地无穷生民晦在故欲及時孟晉以迨羣也

王維禎曰以下並發明連遭變變化倚伏之妙

又選卷之六

平范

行長

五

王慎中曰相  
詭指衛叔與  
管仲即老氏  
禍福相倚伏  
之意  
揚慎曰雍丁  
栗王與前衛  
收管仲同意

射而殺之故云為寇而管彎弧欲斃雖兮讎作

喪予此親而反讐也管仲嘗讐齊桓公射之中鈎桓公後

后而成已立後君以管仲為相故云成已此讎

而反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詭反也

此誰能預知其終始吉凶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

謂封雍齒斬丁公也栗取吊于道由吉兮王膺慶於所蹙

適古由字也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弔傷也言

初先愛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致傷也王謂

宣帝王皇后也初為婕妤好屬許皇后薨上以太

子早夫母乃選后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

慶善也感憂也王后初無子竟以無叛迴宄其

子之善而尊責是因感而得慶也也言不常也此

若茲兮比叟頗識其倚伏也言不常也此

上翁也鵠冠子禍乎單善治裏而外凋兮張脩

福所倚福乎禍所伏者嚴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有

裸博而內逼莊子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

嬰兒之色不幸而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

高門懸薄無不趣詣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外而病攻其內聿中蘇為庶幾兮顏

與冉又不得聿惟也顏淵也冉伯牛也二子

牛被疾俱不得其死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言

謂孔子不可隨從安惛惛而不葩肥兮卒隕

身乎世禍滔滔亂貌葩避也言子路安於遊聖

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禮記孔子哭子路

唐順之曰單  
之外周張之  
力過以其不  
得中和也而  
顏冉又不得  
其死則其理  
不可知矣

王慎中曰相  
詭指衛叔與  
管仲即老氏  
禍福相倚伏  
之意  
揚慎曰雍丁  
栗王與前衛  
收管仲同意

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言子路遊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何所補益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言子路用剛

毅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免形氣發於根抵兮言子路用剛

為盜亂者賴聞仲尼之道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

柯葉彙而零茂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

譬諸草木枝葉盛恐颯颯之責景兮羗未得其與零落由本根也

云已颯謂景見莊子言颯颯責景行止坐起

之行殊不知吉之無特操不知景之有待而然或非三子

凶之由命也黎淳耀於高辛兮芊弭強大於

南汜音似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

唐順之日芊之上羸之威姜之本文皆柯葉根於形氣者

自重黎也芊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楚姓汜涯也

羸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有二獸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趾礼也齊伯夷之

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之三礼齊由是典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

路而同軌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東隣虐而

殲子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東鄰謂紂也殲盡也

鄰殺牛王武王也三仁者三仁也高易東

三才也五五行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

於龍虎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伯晉

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發還師

辰星龍也往應之參星虎也歸應之發還師

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耦與天時耦會也成

命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親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王世貝曰東隣雪以下言人事天道之耦值者

重耳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震鱗祭助于夏

庭兮匝三正而滅姬震為龍鱗蟲之長鱗沫也

氏之衰也有二龍止于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於是弊而冊告之龍亡而祭在擯而藏之比

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黎流于變化

為玄龜有童女遭之既筭而孕生子懼而棄之

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

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

王遂殺幽王驪山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

下自此姬周滅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

揚慎曰三正而滅姬五辟而成災皆道長世短宜默不能周者

成災宣帝時雌雞化為雄至平道脩長而世短

兮負冥默而不周變遠貌周至也言天道長遠

鬼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也誣謀也言因筮之物以與媯巢姜於孺筮

上段又生下意

何景明日媯之筮曰之龜宣曹之夢曹衛之謠皆仍物而鬼詭以先知者

宋父以驕樹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昭公死于野  
 定公即位而驕莊子衛靈公卜葬沙丘而言焉  
 之數勿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  
 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是魯之名定於謚衛之  
 謚定於妣聆哌孤而劾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銘也  
 哌子啼聲左傳叔向娶申公坐臣氏生伯石姑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  
 喪羊舌氏姑叔向母故曰妣劾決之也漢書周  
 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  
 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道  
 連亞夫亞夫請廷尉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言人生而心志  
 在內聲音在外  
 骨軀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  
 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現其  
 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  
 理或視威二或察心上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

王世貞曰或以筮或以龜或以夢或以讖或以相其術有六所謂同源而分流也

命隨行消息此人定勝天之謂王慎中曰幹流可即倚伏無常之意註謂受先祖善惡之如恐非

本先祖如水同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  
 息神主宰也先心是已定之天也命之消幹流  
 息隨乎人之行事所謂人定勝天者也  
 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羸有餘也縮不足  
 也遭罹遇也言人  
 之迹轉徙流行故其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  
 而不可左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  
 曰其樂氏乎厭法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身禍在盈也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  
 施沒矣而厲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  
 樂氏三樂書與厲盈也移洞參差其紛錯兮斯  
 易靡常也不忒有定也  
 衆兆之所惑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  
 繆故衆人不能無疑也周賈盪而  
 貢憤兮齊歿生與禍福言莊周賈誼皆放蕩而  
 寄其憤故齊死生禍福

何景明曰莊  
賦鵬其襟抱  
信非淺者  
故詆泆洋自  
恣若此以畏  
儀忌鵬詆之  
何異以管窺  
以蠡測也

唐順之曰所  
貴聖人至論  
以下方見訓  
人正道否則  
徒為禍福響  
應謫怪耿茫  
之說而已

王世貞曰三  
仁夷惠段干  
木申胥紀信  
四皓皆有實  
垂不朽者

以為自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抗為  
寬之辭以強制其情莊子實畏作所貴聖人至論過善  
犧牛賈生誠忌鵬鳥之見也所貴聖人至論  
兮順天性而斷誼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  
之不可貪苟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  
生而失名物外物也富貴貧賤皆物也此即富貴人所欲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所惡不以其道  
得之不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輔德而無累孔子  
去也仁者不可以處約守斯言而不變則三仁殊  
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也言所趣各異同歸  
於仁夷伯夷以高潔為賢惠柳下惠木偃息以  
以辱身為賢去留各殊賢聲相等

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

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申

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兵  
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重繭累臍也行遲切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紀紀信也項

榮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  
漢王因此得遁四皓養志商山而出定太子故  
云弗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侯侯也

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  
苟有其實必有其名民之所程沒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匪先民

是程程法也言欲沒世而觀天網之紘覆兮實  
不朽亦法乎前人已實  
斐忱而相訓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言  
天道之編覆亦欲相輔以誠相助

為教謨先聖之大猷兮亦憐德而助信隣近謨

而巳 暮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

於千載虞舜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凰

肉味思之深也千來儀後孔子過齊聞韶樂之聲音忘其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

異代底致也春秋素王之文故獲麟之應 精通

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人能致其精神自

感物入微 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楚有白

流睇睇視也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 非精神其焉通兮苟

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無實其孰信非精神所感焉能通達 操末技猶

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矧况也耽樂也言由基

感獸而開石况耽身於大道之中者乎登孔昊

而上下兮締群龍之所經吳伏羲也孔子也

義至孔子上下千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

遺形貞正誼忘也言朝聞正觀之道 若胤彭而

借老兮訴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

哲與之通情非已所能也胤續也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言天始造萬物草復

王慎中曰韶  
能儀鳳致孔  
之忘味孔子  
以作春秋底  
麟致漢賓祚  
異代皆天之  
非謀人之隣  
德也

續曰孟  
於道真自任  
所謂幽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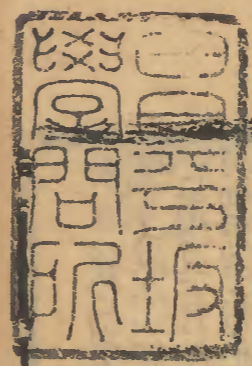
楊慎曰胤彭  
二句正承上  
二句明但求  
聞至道不求  
長生也



文選纂註評苑前集卷之六終

五

王世貞曰此  
篇理遂而識  
卓固之自待  
良亦不淺



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渾元天

天地運物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言能保其身遺

流轉無常人所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令民於後亦為

師表言生為憂傷身為物皓爾太素曷渝色兮皓白

天者辱莫痛於是質也渝變也言人能漸染於流尚越其幾淪

俗是為自爾天質何有渝變哉神域兮太素不染神色不變則

文選纂註評苑前集卷之六終

